

卷序

卷之三

昭

備

25117

長治縣志卷之五

傳一

史傳

李崇矩

子繼昌 孫遵勛 端懿 端愿 端

李崇矩字守則潞州上黨人幼孤貧有至行鄉里推服漢祖起晉陽次上黨史弘肇時為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弘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懼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弘肇被誅獨得免周祖與弘肇素厚善即位訪求弘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我與史公受養厚恩戮力同心共將王室為姦



邪所構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氏家故吏也爲
我求其近屬吾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
家盡籍財產以付福周祖嘉之以崇矩隸世宗帳下顯
德初補供奉官從征高平以功轉供備庫副使改作坊
使恭帝嗣位命崇矩告哀於南唐還判四方館事宋初
李筠叛命崇矩率龍捷驍武左右射禁軍數千人屯河
陽以所部攻大會砦拔之斬首五百級改澤潞南面行
營前軍都監與石守信高懷德羅彥環同破筠衆於碾
子谷及平澤潞遣崇矩先入城收圖籍視府庫因上言
曰上黨臣鄉里也臣父尙藁葬願護櫬歸京師許之賜
予甚厚師還會判三司張美出鎮拜右監門衛大將軍
充三司使從征李重進還爲宣徽北院使仍判三司乾
德二年代趙普拜樞密使五年加檢校太傅時劍南初
平禁軍校呂翰聚衆構亂軍多亡命在其黨中言者請
誅其妻子太祖疑之以語崇矩崇矩曰叛亡之徒固當
孥戮然案籍合誅者萬餘人太祖曰朕恐有被其驅率
非本心者乃令盡釋之翰衆聞之亦稍稍自歸未幾翰
敗滅開寶初從征太原會班師命崇矩爲後殿次常山
被病帝遣太醫診視命乘涼車還京師崇矩叩頭言涼
車乃至尊所御也

矩以女妻普子承宗相厚善帝聞之不悅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僅十年性險詖無行崇矩待之漸薄伸銜之因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明太祖釋不問出爲鎮國軍節度賜伸同進士出身以爲酸棗主簿仍賜器幣襲衣銀帶六年崇矩入爲左衛大將軍太平興國二年夏河防多決詔崇矩乘傳自陝至滄棣按行河堤是秋出爲邕貴潯賓橫欽六州都巡檢使未幾移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麾下軍士感憚於行崇矩盡出器皿金帛凡直數百萬悉分給之衆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崇矩悉抵其洞穴撫慰以己財遺其酋長衆皆懷附還拜

右千牛衛上將軍雍熙三年命代宋握判右金吾衛使兼六軍司事端拱元年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諡元靖崇矩性純厚寡言尤重然諾嘗事史弘肇及貴見其子孫必厚禮之振其乏絕在嶺海四五年恬不以炎荒嬰慮舊涉海者多艤舟以俟便風或旬餘或彌月崇矩往來皆一日而渡未嘗留滯士卒僮僕隨者皆無恙信奉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又喜黃白術云子繼昌

繼昌字世長父崇矩與太祖同府厚善每太祖誕辰必遣繼昌奉幣爲壽嘗弱弓輕矢教以射法建隆三年

長清縣志 卷之五 三
蔭補西頭供奉官太祖欲選尙公主崇矩謙讓不敢當
繼昌亦自言不願崇矩亟爲繼昌聘婦太祖聞之頗不
悅開寶五年選魏咸信爲駙馬都尉繼昌同日遷如京
副使崇矩出華州補鎮國軍牙職入爲右班殿直東頭
供奉官監大名府商稅歲課增羨會詔擇廷臣有勞者
府以名聞丁外艱服闋授西京作坊副使淳化中齊饑
多盜命爲登萊沂密七州都巡檢使至道二年蜀賊平
餘黨頗嘯聚拜西京作坊使峽路二十五州軍捉賊招
安都巡檢使旋改兵馬鈐轄賊酋喻雷燒者久爲民患
以金帶遺繼昌繼昌僞納之賊懈不設備因掩殺之進

西京左藏庫使咸平三年王均亂蜀與雷有終上官正
石普同受詔進討砮于城西門賊忽開城僞遁有終等
各以所部徑入繼昌覺亟止之不聽因獨還砮賊果閉
關發伏悉陷之有終等僅以身免繼昌按堵如故所部
諸校聞城中戰聲泣請引去繼昌曰吾位最下當俟主
帥命是夕有終馳報至徙繼昌屯雁橋門三月破彌牟
砮斬首千級大獲器仗進逼魚橋門均脫走繼昌入城
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俟事平滯
還其家繼昌急領兵追賊至資州聞均梟首乃還以功
領樊州刺史俄知青州入掌軍頭引見司景德二年將

幸涇州遣先赴河上給諸軍鎧甲遼人請和欲近臣充使乃令繼昌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俄與韓杞同至行在及遼人聘至又命至境首接伴尋擢爲西上閫門使三年又副任中正使契丹是冬將朝陵寢以汝州遷洛衛兵所誣命知州事兼兵馬鈐轄駕還召歸出知延州兼郵遞路鈐轄大中祥符元年遷秩棗上閫門使後以目疾求歸京師入對勞問再三遣尙醫診視假滿仍給以奉少愈令樞密院傳旨將真拜刺史復任延安繼昌以疾表求休致未幾改右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祀汾陰留爲京師新城巡檢鈐轄改左神武軍大將軍權

判右金吾街仗其子遵助尙萬壽長公主天禧初主誕日邀繼昌過其家迎拜爲壽帝知之密以襲衣金帶器幣珍果美饌賜之翌日主入對帝問繼昌彊健能飲食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表求兩朝御書及謁拜諸陵皆許之二年冬卒年七十二遣中使護櫬以歸錄其子贊善大夫文晟爲殿中丞殿直文旦爲侍禁繼昌性謹厚士大夫樂與之遊爲治尙寬所至民懷之任峽路時與上官正聯職正殘忍好殺嘗有縣胥護芻糧地遠後期正令斬之繼昌徐爲解貸焉鄭伸者早死其母貧餓嘗詣繼昌乞丐家人境前逐繼昌召見與白金百兩時

人稱之子遵勛

遵勛字公武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少學騎射
馳冰雪間馬逸墜崖下衆以爲死遵勛徐起無恙也及
長好爲文詞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召對便殿尙萬壽長
公主初名勛帝益遵字升其行爲崇矩子授左龍武軍
駙馬都尉賜第永甯里主下嫁而所居堂螿或瓦甃多
爲鸞鳳狀遵勛令鑱去主服有龍飾悉屏藏之帝歎喜
領澄州刺史坐私主乳母謫均州團練使徙蔡州踰年
起爲太子左衛率府副率復左龍武軍將軍領宏州團
練使真拜康州團練使給觀察使祿時繼昌官刺史遵

勛請班其下許之後繼昌守涇州暴感風眩遵勛馳省
不俟命帝遣使令乘驛赴之旣還上表自劾帝使輔臣
慰諭之遷澤州防禦使又遷宣州觀察使求補郡自試
出知瀘州賜宴長春殿在郡會河水溢將壞浮梁遵勛
督工徒七日而堤成遷昭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拜甯國
軍節度使徙鎮國軍知許州水軍多不練習而隸籍遵
勛命部校按劾拔去十七八後以疾請援唐韋嗣立故
事求山林號詔不許初天聖間章獻太后屏左右問曰
人有何言遵勛不答太后固問之遵勛曰臣無他聞但
人言天子旣冠太后宜以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但

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之也嘗上三說五事以論時政
晉國夫人林氏以太后乳母多干預國事太后崩遵勛
密誼置之別院出入伺察之以厭服衆論其補助居多
類此所居第園池冠京城嗜奇石募人載送有自千里
至者構堂引水環以佳木延一時名士大夫與宴樂
楊億爲文億卒爲制服及知許州奠億之墓慟哭可道
又與劉筠相友善筠卒存恤其家通釋氏學將死與淨
圖楚圓爲偈頌卒贈中書令諡曰和文有問宴集二十
卷外管芳題七卷子端懿端愿端慤

端懿字元伯性和厚喜問學頗通陰陽醫術星經地理
之學七歲授如京副使侍真宗東宮尤所親愛嘗解方
玉帶賜之稍長出入宮禁如家人七遷濟州防禦使爲
羣牧副使杜衍知樞密擇外戚子弟試外官迺以端懿
知冀州爲政循法度民愛其不擾轉運使移州捕妖人
李教教已死恩州王則據城叛人有言教不死在賊軍
中遂降單州團練使知均州改滑州兵馬鈐轄賊平實
無李教者乃以爲汝州防禦使提舉在京諸司庫務遷
蔡州觀察使同勾當三班院徙華州觀察使以母喪起
復爲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願終制許之仍給全奉服
除提舉集賢觀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是歲京

東水民多饑大發倉廩以賑之置弓手局教以戰鬪遂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以却水患民便之尋除甯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御史中丞韓絳奏端懿無功不當得旄節不拜以留後赴澶州數月卒計聞帝方宴禁中爲徹樂贈其家黃金三百兩贈感德軍節度使諡良定再贈兼侍中端懿能自効勵聞善士傾身下之以故士大夫與之遊甚得名譽

仁宗拜端懿甯遠軍節度使制門下至治之時常不忘於武備足兵之要在先擇於將臣禮樂詩書必資於學智信嚴勇又兼以仁是惟難才豈不慎選用諷剛日數告外庭具官李端懿器質宏深資識敏茂地聯近戚無富貴之驕世濟美材躬儒素之行粵從壯歲綽有令名學問足以與謀忠信可以事上而能克勵名節靡違宴安每思報國以有爲嘗請治民而自效北州之政稱最東土之人甚

思惟留務之是居願歷時而頗久俾加褒進爰考僉同是用寵以節旄委之藩翰於戲爲政而先無擾所以靖民除戎以戒不虞是宜有素繫乃通明之畧副子東任之懷往惟欽哉膺此休渥

端愿字公謹以穆獻公主恩七歲授如京副使四遷爲恩州團練使仁宗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端愿上疏謂縱釋有罪小人之幸放宮女爲宦者專制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累進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襄郢二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十萬被賞端愿言常賦三折其民不堪卽上其事帝怒奪轉運使賞申折變之禁移盧州富弼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減於襄陽端愿曰初官喜事飾廚傳以干名則譽者至更事既久知抑豪彊

制猶吏故毀隨之粥深然其言英宗初同提舉在京諸
司庫務帝以疾拱默端愿求對進曰陛下當躬攬權綱
以係人心不宜退託失天下望拜武康軍節度使知相
州請歸除醴泉觀使神宗卽位遣使就其家錄取異時
章奏賜詔褒之河東城囉兀端愿手寫趙普諫太宗北
伐疏以聞連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凡大禮成賜金
帶器幣品數視執政哲宗嗣位進太子太保欽聖皇后
以甥舅之故嘗幸其第致禮於獻穆祠堂命近侍掖端
愿勿拜元祐六年卒帝輟朝臨奠賻典加等贈開府儀
同三司子評

端慤字守道官左藏庫使執獻穆喪辭起復詔特給奉
累遷東上閣門使幹辦三班院嘗侍宴羣玉殿仁宗獨
賜珠花飛白字寵顧特異知邢冀衛三州至蔡州觀察
使元祐中以安德軍留後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諡曰恭
敏兄端懿嘉祐時嘗密請建儲及卒端慤護喪歸元豐
間補舊稿上之神宗歎曰近世之賢戚也由是端慤名
益著

評字持正由東頭供奉官入遷皇城使以父告老授西
上閣門使爲樞密都承旨出使陝西河東還言鄜延之
人皆謂城羅兀非便乞速毀撤解一路之患師出安南

調兵及河東又言王師南征而取卒於西北使蠻聞之
得以窺我所論頗多或見施行然天資刻薄招權不忌
多布耳目采聽外事自效以爲忠僥倖進用中外爪目
以榮州刺史出知潁州還幹當三班院副韓縝報聘契
丹且分畫河東地界凡二年乃決賜袍帶金帛以賞勞
進成州團練使知蔡州卒年五十二贈冀州觀察使賜
白金千兩評少涉書傳嘗以公主遺奏召試學士院改
殿中丞意不滿辭之後二年再召試復止遷一官愈不
悅至上書辨論及卒人無憐者

涓字浩然遵勛曾孫也以蔭爲殿直召試中書易文階
至通直郎知鄂州崇陽縣靖康元年京城被圍羽檄召
天下兵鄂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人皆未集涓獨以所
募六百銳然請行或謂盍徐之以須他邑涓曰事急矣
當持一信報天子爲東南倡而募士多市人不能軍涓
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令曰吾固知無益然世受國恩
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將者死均之一死死國留名
男兒不朽事也衆皆泣即日引而東北過淮蒲圻嘉魚
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天大雪蔡人忽譟而奔曰
敵至矣卽結陣以待少焉游騎果集涓馳馬先犯其鋒
下皆步卒蒙鹵盾徑進頗殺其騎且走乘勝追北十餘

里大與敵遇飛矢蝟集二縣兵亟舍去涓創甚猶血戰大呼叱左右負己遂死焉年五十三士卒死者六七上官有忌涓者脅亡卒誣其遁明年金兵去蔡人以其屍歸朝廷錄其忠贈朝奉郎官其三子

李處耘

子繼隆繼和繼
和子昭亮孫惟賢

李處耘潞州上黨人父肇仕後唐歷軍校至檢校司徒從討王都定州契丹來援唐師不利肇力戰死之晉末處耘尚幼隨兄處疇至京師遇張彥澤斬關而入縱士卒剽略處耘年猶未冠獨當里門射殺十數人衆無敢當者會暮夜遂退迨曉復閉又殺數人鬪未解有所覩

握兵聞難來赴遂得釋里中賴之漢初折從阮帥府州召置門下委以軍務從阮後歷鄧滑陝邠四節度處耘皆從之在新平日折氏甥詣闕誣告處耘之罪周祖信之黜爲宜祿鎮將從阮表雪其冤詔復隸麾下顯德中從阮遣表稱處耘可用會李繼勳鎮河陽詔署以右職繼勳初不爲禮會將吏宴射處耘連四發中的繼勳大奇之令升堂拜母稍委郡務俾掌河津處耘白繼勳曰此津往來者懼有姦焉不可不察也居數月果得契丹謀者索之有與西川江南蠟書卽遣處耘部送闕下太祖時領殿前親軍繼勳罷鎮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下

補都押衙會太祖出征駐軍陳橋處耘見軍中謀欲撫戴遠白太宗與王彥昇謀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定議入白太祖太祖拒之俄而諸軍大譟入驛門太祖不能卻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嘉之授客省使兼樞密承旨右衛將軍從平澤潞遷羽林大將軍宣徽北院使討李重進爲行營兵馬都監賊平以處耘知揚州大兵之後境內凋弊處耘勤於綏撫奏減城中居民屋稅民皆悅服建隆三年詔歸京師老幼遮道啼泣累日不得去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賜甲第一區朗州軍亂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以處耘爲都監入辭帝親授方略令會兵漢上先是朝廷遣內酒坊副使盧懷忠使荆南覘勢強弱使還具言可取之狀遂命處耘圖之處耘至襄州先遣閭門使丁德裕假道荆南請具薪水給軍荆人辭以民庶恐懼願供芻餼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諭之乃聽命令軍中曰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師次荆門高繼沖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覘也處耘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大喜令報繼沖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飲宴延釗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但俛保寅延釗之還遠聞大軍奄至卽惶怖出

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沖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荆人束手聽命即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并其師晨夜趨朗州又先遣別將分麾下及江陵兵趨岳州大破賊於三江口獲船七百餘艘斬首四千級又遇賊帥張從富於澧江擊敗之逐北至敖山砦賊棄砦走俘獲甚衆處耘釋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之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州會暮宿砦中遲明延釗大軍繼至黥者先入城言被擒者悉爲大軍所啗朗人大懼縱火焚城而潰會朗帥周保權年尙幼爲大將汪端劫匿於江南砦僧寺中處耘遣麾下將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遂入潭州盡得荆湖之地勅師至襄州衢肆鬻餅者率減少倍取軍人之直處耘捕得其尤者二人送延釗延釗怒不受往復三四處耘遂命斬於市以徇延釗所部小校司義舍於荊州客將王氏家使酒凶恣王氏愬於處耘處耘召義何責義又譖處耘於延釗至白湖處耘望見軍人入民舍良久舍中人大呼求救遣捕之即延釗圍人也乃鞭其背延釗怒斬之由是大不協更相論奏朝議以延釗宿將責其過譴處耘爲淄州刺史處耘懼不敢自明在州數年乾德四年卒年四十七廢朝贈宣德軍節度

檢校太傅賜地葬於洛陽偏橋村處耘有度量善談當世之務居常以功名爲己任荆湖之役處耘以近臣護軍自以受太祖之遇思有以報故臨事專制不顧羣議遂至於貶後太祖頗追念之及開寶中爲太宗納其次女爲妃即明德皇后也子繼隆繼和自有傳繼恂官至洛苑使順州刺史贈左神武大將軍繼恂子昭遜爲供備庫使處疇官至作坊使子繼凝

繼隆字霸圖幼養於伯父處疇及長以父蔭補供奉官處耘貶淄州繼隆亦除籍會長春節與其母入貢復舊官時權臣與處耘有宿憾者忌繼隆有才繼隆因落魄不治產以游獵爲娛乾德中平蜀選爲果閬監軍年方弱冠母憂其未更事將輔以處耘左右繼隆曰此行兒自有立豈須此輩願不以爲慮母慰而遣之代還夜涉棧道雨滑與馬偕墜絕澗深十餘丈絙於大樹騎卒馳數十里外取火引縷以出之會征江南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止給刀盾蠻賊數千陣長沙南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賊遁去手足俱中毒矢得良藥而愈部卒死傷者三之一太祖聞其勇敢而器重之又與石曦率兵襲袁州破桃田砦追賊二十里入潭富砦焚其梯衝芻積復從李符督荆湖漕運給征南諸軍吳人以王師不便

水戰多出舟師斷餉道繼隆屢與鬪糧悉善達日馳四
五百里常令往來覘候一日中道遇虎射殺之常獲吳
將部送赴闕至項縣而病斬其首以獻太祖益嘉之與
吳人戰流矢中額以所冠胄堅厚得不傷太祖察其才
且追念其父欲拔用之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當厚
賞汝時內侍使軍中者十數輩皆伺城陷獻捷會有機
事當入奏皆不願行而繼隆獨請赴闕太宗見其來時
城尙未下甚訝之繼隆度金陵破在旦夕因言在途中
遇大風晦暝城破之兆也翌日捷奏至太祖召謂曰如
汝所料矣吳將盧絳聚衆萬餘攻掠州縣命繼隆招來
之江南平錄功遷莊宅副使從幸西洛改御營前後巡
檢使太平興國二年改六宅使嘗詔與王文寶李神祐
劉承珪同講浚京西河又與梁迥竇神寶治決河迥體
肥碩所乘舟弊不能濟繼隆易以己舟已而繼隆舟果
覆棧積桑杪賴他舟以渡從征太原爲四面提舉都監
與李漢瓊領梯衝地道攻城西面機石過其旁從卒仆
死繼隆督戰無怠討幽州與郭守文領先鋒破契丹斃
千衆及圍范陽又與守文爲先鋒大敗其衆於湖崔河
南後爲鎮州都監契丹犯邊與崔翰諸將禦之初太宗
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不便衆以上命不可違繼隆曰事

有應變安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也即從宜而
行或之於徐河四年遷宮苑使領媯州刺史護三交屯
兵與潘美出征北邊破靈邱縣盡略其人以歸改定州
駐泊都監營領兵出土鐙砦與賊戰獲牛羊車帳甚衆
詔書褒美李繼遷叛命繼隆與田仁朗王侁率兵擊之
四月出銀州北破悉利諸族追奔數十里斬三千餘級
俘蕃漢老幼千餘梟代州刺史折羅遇及其弟埋乞首
牛馬鎧仗所獲尤多又出開光谷西杏子坪破保寺保
香族斬其副首領埋乞已五十七人降銀三族首領析
八軍等三千餘衆復破沒邵浪悉訛諸族及濁輪川東
兔頭川西生擒七十八人斬首五十九級俘獲數千計
引師至監城吳移越移四族來降惟崐伽羅膩十四族
怙其衆不下迺與尹憲襲擊之夷其帳千餘俘斬七千
餘級俄改領環州團練使又護高陽關屯兵從曹彬征
幽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衆數千於固安南下固
安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
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傅潛米信軍敗衆潰獨
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
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
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詣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三年

遷侍衛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契丹大入邊出爲
滄州都部署劉廷讓與敵戰君子館約繼隆以精卒後
殿緩急爲援旣而敵圍廷讓數重繼隆引麾下兵退保
樂壽廷讓力不敵全軍陷沒裁以單騎遁免上怒追繼
隆赴闕令中書問狀旣而得釋逾年加領本州觀察使
端拱初制授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領保順節度九月出
爲定州都部署初朝議有寇至令堅壁清野勿與戰一
日契丹驟至攻蒲城至唐河護軍袁繼忠慷慨請出師
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以詔書止之繼隆曰闔外之事
將帥得專乃與繼忠出兵戰數合擊走之二年冬送芻
粟入威虜軍蕃將于越率騎八萬來邀王師繼隆所領
步騎裁一萬先命千人設伏城北十里而與尹繼倫列
陣以待敵衆方食繼倫出其不意擊走之繼隆追奔過
徐河俘獲甚衆嘗有詔廢威虜軍繼隆言梁門爲北面
保障不可廢遂城守如故詎爲要地涓化初上遣使至
定州密諭繼隆若契丹復入寇朕當親討繼隆上奏曰
自北邊肆孽邊邑多虞陛下不知臣不材任以疆事臣
敢不講求軍實震耀戎容奏揚天聲以遏外侮然臣奉
辭之日曾憑愚衷誠以蜂蟻之妖必就鯨鯢之戮臣子
之分死生以之望不議於親巡庶靡勞於天步今聆聖

誨將決親征且一人旣行百司景從次舍驅馳郡縣供饋勞費滋甚殄此微妖當責將帥臣雖駑弱誓死爲期是歲契丹不入邊議遂止四年夏召還太宗尙獎之改領靜難軍節度復遣還屯所時夏州趙保忠與繼遷連謀朝廷患之又綏州牙校高文嘔舉城效順河外蕃漢大擾以繼隆爲河西行營都部署尙食使尹繼倫爲都監以討之旣而繼遷遁去擒保忠以獻初裨將侯延廣監軍秦翰議請誅保忠及出兵追之繼隆曰保忠机上肉爾當請於天子今繼遷遁去千里窮磧艱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延廣等服其言會密詔廢夏州

其城繼隆命秦翰與弟繼和及高繼勳同入奏以爲朔方古鎮賊所窺覲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銀夏二州南界山中贈置保戍以扼其衝且爲內屬蕃部之障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至道二年白守宗守榮馬紹忠等送糧靈州爲繼遷所邀敗於洛浦河上聞之怒亟命繼隆爲靈環十州都部署是秋五路討繼遷以繼隆出環州取東關鎮由赤檉苦井路赴之繼隆以所出道回遠乏水請由橐駝路徑趨賊之巢穴且遣繼和入奏太宗詔詰之知其必敗因遣周瑩齋手詔切責督其進軍赤檉瑩至繼隆以便宜發兵不俟報與丁罕行十餘

日果不見賊而還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繼隆素剛因慙憤肆殺戮乃奏轉運使陳絳梁鼎軍儲不繼並坐削秩三年春繼遷以蕃部從順者衆遣其軍主史乂遇率兵屯橐駝口西北雙雉以遏絕之執倉族蕃官乂遇來告繼隆遣劉承蘊田敏會乂遇討之斬首數千級獲牛馬橐駝萬計先是受詔送軍糧赴靈州必由旱海路自冬至春而芻粟始集繼隆請由古原州蔚茹河路便衆議不一繼隆固執論其事太宗許焉遂率師以進壁古原州令如京使胡守澄城之是爲鎮戎軍真宗卽位改鎮安軍節度檢校太傅踰月召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解兵柄歸本鎮咸平二年丁內艱起復會秋潦暴集蔡水壞岸繼隆乘危督士卒補塞自辰訖午衝波稍息四年加檢校太師王師失利於望都繼隆累表求詣闕面陳邊事因乞自效俄召還延見詢訪因言醜類侵擾蓋亦常事願委將帥討伐不煩親征真宗慰諭之改山南東道節度判許州景德初明德皇太后不豫召入省疾九月復許會葬是冬契丹大人踰魏郡至河上真宗幸潭淵繼隆表求扈從命爲駕前東西排陣使先赴潭州陳師於北城外毀車爲營敵數萬騎急攻繼隆與石保吉率衆禦之追奔數里及上至幸北門觀兵召問慰

勞見其所部整肅歎賞久之翌日幸營中召從臣飲宴
二年春還京加開封府儀同三司食邑實封詔始下會
疾作上親臨問繼和時爲并代鈐轄驛召省視卒年五
十六車駕臨哭之慟爲制服發哀贈中書令謚忠武以
其子昭慶爲洛苑使從子昭口昭遜並爲內殿崇班又
錄其門下二十餘人乾興初詔與李沆王旦同配享真
宗廟庭繼隆出貴冑善騎射曉音律感慨自樹深沉有
城府嚴於御下好讀春秋左氏傳喜名譽賓禮儒士在
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委以機要真宗以元舅之
親不欲煩以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然多智用能謹
謹保身明德寢疾欲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
宮門拜牋終不入又嘗命諸王詣第候謁繼隆不設湯
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焉昭慶改名昭亮至東上
閤門使高州刺史

繼和字周叔少以蔭補供俸官三遷洛苑使淳化後繼
隆多在邊任繼和常從行友愛尤至每令人奏機事繼
隆罷兵柄手錄唐李勣遺戒授繼和曰吾門不墜者在
爾矣初繼隆之請城鎮戎軍也朝廷不果於行繼和而
奏曰平涼舊地山川險阻旁扼夷落爲中華襟帶城之
爲便太宗乃許焉後復不守咸平中繼和又以爲言乃

命版築以繼和知其軍兼原渭儀都巡檢使城畢加領
平定刺史建議募貧民及弓箭手懇田積粟又屢請益
兵朝議未許上曰苟緩急部署不爲濟師則或至失援
矣命繼和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弭命張齊賢梁
顥經略因訪繼和邊事繼和上言鎮戎軍爲涇原儀渭
北面扞蔽又爲環慶原渭儀秦熟戶所依正當回鶻西
涼六谷吐蕃咩逋賤遇馬賊梁家諸族之路自置軍已
來克張邊備方於至道中所募今已數倍誠能常用步
騎五千守之涇原儀渭州苟有緩急會於此軍并力戰
守則賊不敢過此軍而緣邊民戶不廢耕織熟戶老幼
有所歸宿此軍苟廢則過此新城止皆舊壘有數路來
寇若自隴山下南去則由三百堡入儀州制勝關自瓦
亭路南去則由彈箏峽入渭州安國鎮自清石嶺東南
去則由小盧大盧潘谷入潘原縣若至潘原而西則入
渭州東則入涇州若至東石嶺東公主泉南去則由東
山砦故彭陽城西並入原州其餘細路不可勝數如以
五千步騎令四州各爲備禦不相會合則兵勢分而力
不足禦矣故置此城以扼要路卽令自靈環慶鄜延石
隰麟府等州以外河曲之地皆屬於賊若更攻陷靈州
西取回鶻則吐蕃實懼皆爲吞墜西北邊民將受驅劫

若以可惜之地甘受賊攻便思委棄以爲良策是則有盡之地不能供無己之求也臣慮議者以調發芻糧擾民爲言則此軍所費上出四川地里非遙輸送甚易又劉琮方興屯田屯田若成積中有備則四州稅物亦不須得况今繼遷強盛有踰曩日從靈州至原渭儀州界次更取鐵子山以西接環州山內及平夏次并黃河以東以南隴山内外接儀州界及靈州以北河外蕃部約數十萬帳賊來足以鬪敵賊遷未盛不敢深入今則靈州北河外鎮戎軍環州並北徹靈武平夏及山外黃河以東族帳悉爲繼遷所吞縱有一二十族殘破奔迸事力十無二三自官軍瀚海失利賊愈猖狂羣蕃震懼絕無鬪志兼以咸平二年棄鎮戎後繼遷徑來侵掠軍界蕃族南至渭州安國鎮北一二十里西至南市界三百餘里便於蕭關屯聚萬子米逋西鼠等三千以脅原渭靈環熟戶常時族帳謀歸賊者甚多賴聖謨深遠不惑羣議復置此軍一年以來蕃部咸以安集邊民無復愁苦以此較之則存廢之說相失萬倍矣又靈州遠絕居常非有尺布斗粟以供王府今關西老幼疲苦轉餉所以不可棄者誠恐滋大賊勢使繼遷西取秦成之羣蕃北掠回鶻之健馬長驅南牧何以枝梧昨朝廷詢問臣

送芻糧道路臣欲自蕭關至鎮戎城砦西就胡盧河川
運送但恐靈州食盡或至不守清遠固亦難保青岡白
馬曷足禦扞則環州便爲極邊若賊從蕭關武延石門
路入鎮戎縱有五七千兵亦恐不敵卽回鶻西涼路亦
斷絕伏見咸平三年詔書緣邊不得出兵生丁蕃夷盡
謂賊如猛獸不怙其心必且不動臣愚慮此賊他日愈
熾不若聽驍將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
鬪妖黨纒散則令掩擊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心
內離然後大舉及靈州孤壘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
存恤且守邊之臣內憂家屬之窘匱外憂姦邪之憎毀
憂家則思爲不廉憂身則思爲退迹思不廉則官局不
治思退迹則庶事無心欲其奮不顧身令出惟行不可
得己良由賞未厚恩未深也賞厚則人無內顧之憂恩
深則士有效死之志古之帝王皆懸爵賞以拔英俊卒
能成大功大凡君子求名小人徇利臣爲兒童時嘗聞
齊州防禦使李漢超守關南齊州屬州城錢七八萬貫
悉以給與非次賞賚動及千萬漢超猶私販榷場規免
商算當時有以此事達於太祖者卽詔漢超私物所在
悉免關征故漢超居則營生戰則誓死貲產厚則心有
所繫必死戰則動有成績故舉太祖之世一方爲之安

靜今如漢超之材固亦不少苟能用皇祖之遺法選擇
英傑使守靈武高官厚賞不吝先與往日留半奉給其
家半奉資其用然後可以責潔廉之節保必勝之功也
又戎事內制或失權宜漢時渤海盜起龔遂爲太守尙
聽便宜從事且渤海漢之內地盜賊國之饑民況靈武
絕塞西鄙疆戎又非渤海之比苟許其專制則無失事
機縱有營私冒利民政不舉亦乞不問用將之術異於
他官貪勇知愚無不皆錄但使法寬而人有所慕則久
居者安心展體竭材盡慮何患靈州之不可守哉又朝
廷比禁青鹽甚爲允愜或聞議者欲開其禁且鹽之不
入中土因賊之良策也今若謂糧食自蕃界來雖鹽禁
不能困賊此鬻鹽行賄者之妄談也蕃粟不入賊境而
入於邊廩其利甚明況漢地不食青鹽熟戶亦不入蕃
界博易所禁者非徒糧食也至於兵甲皮幹之物其名
益多以朝廷雄富猶言摘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則或
闕軍須况蕃戎所賴止在青鹽禁之則彼自困矣望固
守前詔爲便五年繼和領兵殺衛埋族於天麻川自是
攏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願於要害處置族帳砦柵以
爲戍守繼和因請移涇原部署於鎮戎以壯軍勢又請
開道環延爲應援真宗以其精心戎事甚嘉之戎人伺

警巡弛備一夕塞長壕越古長城抵城下繼和與都監
史重貴出兵禦之賊據險再突城隍列陣接戰重貴中
重創敗走之大獲甲騎有詔嘉獎別出良藥練帛牢酒
以賜繼和習武藝好談方略頗知書所至幹治然性剛
忍御下少恩部兵終日擢甲嘗如寇至及較閱之際杖
罰過當人多怨焉真宗屢加勗勵且爲覆護之嘗上言
保捷軍新到屯所多亡命者請優賜緡錢苟有亡逸卽
按軍法舊制凡賜軍中雖緣奏請者亦以特旨給之上
以繼和峻酷欲軍士感其惠特令以所奏著詔書中而
加賜之且以計情定罪自有常制不許其請終以邊防

之地慮人不爲用遣張志言代還旣卽路軍中皆恐其
復來六年又出爲并代鈐轄將行請對欲領兵去按度
邊壘上曰河東巖險兵甲甚衆賊若入寇但邀其歸路
自可致勝不必率兵而往也景德初北邊入寇徙北平
砦車駕駐澶淵繼和受詔與魏能張凝領兵赴趙州躡
敵後契丹請和邊民猶未甯又命副將張凝爲緣邊巡
檢安撫使事平復還并代時朝廷每詔書約束邊事或
有當行極斷之語官吏不詳深意卽處大辟繼和言其
事乃詔自今有云重斷極斷處斬決配之類悉須裁奏
先是繼隆卒繼和恥以遺奏得官久之遷西上閣門使

未幾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防禦使大中祥符元年卒
年四十六贈鎮國軍節度遣諸王率宗室素服赴弔二
子早卒帝以其族盛大諸姪皆幼命三班選使臣爲主
家事

昭亮字晦之四歲補東頭供奉官許出入禁中繼隆北
征契丹遣昭亮持詔軍中問方略及營陣衆寡之勢昭
亮年雖少還奏稱旨累遷西上閣門使出爲潞州兵馬
鈐轄徙領麟府路軍馬事尋爲管勾軍頭引見司兼三
司衙門軍士有逃死而冒請官廩者數百人昭亮按發
之領高州刺史知代州以四方館使復領麟府路軍馬
事遷引進使領賀州團練使厯知瀛定二州成州團練
使甯州防禦使延州觀察使感德軍節度觀察留後擢
殿前都虞候泰鳳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經略招討副使
徙永興路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並代州路副都總管安
撫招討副使未幾守代州再徙真定路都總管保州兵
叛殺官吏詔遣王果招降之叛者乘墜呼曰得李步軍
來我降矣於是遣昭亮昭亮從輕騎數十人不持甲盾
弓矢叩城門呼城上曰爾輩第來降我保其無虞也不
爾幾無噍類矣卒稍稍縋城下明日相率開城門降改
淮康軍節度觀察留後復知定州敕使存勞賜黃金三

百兩給節度使奉以褒其功都轉運使歐陽修言昭亮入保州以叛卒女口分隸諸軍有輒私入其家者置不問明年拜武甯軍節度使代李用和爲殿前副都指揮使時承平久將士多因循樂縱弛昭亮本將家子雖以恩澤進然習軍中事既統宿衛政尙嚴多所建請萬勝龍猛軍蒲博爭勝負徹屋椽相擊士皆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王者諸軍爲之股慄帝祠南郊有騎卒亡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亮曰宿衛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頓肅以宣徽北院使判河陽徙延州以南院使判澶州徙并州成德軍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仁宗以塗金紋羅書曰李昭亮親賢勳舊命其子惟賢持以賜徙定州改天平彰信泰甯軍節度使在定州數言老疾不任邊事願還京師乃以爲景靈宮使又改昭德軍節度使卒贈中書令謚良僖

惟賢字實臣昭亮子蔭三班奉職爲閤門祇候通事舍人累遷西上閤門使尋領高州刺史知莫州倉粟陳腐成兵大譟弗肯受惟賢馳往諭曰邊兵衆則積粟多能無陳腐乎欲盡取新則陳者何所歸斬首惡一人流十人軍中帖然召還提舉諸司庫務領榮州團練使知冀州會還補禁軍犯賊汙者皆絀爲下軍惟賢曰武士何

可責以廉節且抵罪在昔今不可以新令繩之乃更其制徙恩州遷四方館使卒惟賢善宣辭令習朝儀仁宗愛之

王陟

王陟潞州上黨人淳化三年舉進士補嵐州團練推官內侍羅懷嗣言其督運有勞遷晉州觀察推官至道初度支判官李擇言薦爲著作佐郎同判大名府留知開封府司錄參軍前司錄閻仲卿喜云爲屢升殿奏事真宗尹京時頗不悅及陟代之以謹幹聞尤被待遇卽位召賜緋魚袋改著作郎開封府推官乘傳陝西與轉運使督餽靈武芻糧咸平初遷太常博士出爲河東轉運使賜金紫時趙保吉納欵屢遣與內侍張崇貴裁度邊事正其經界又副崇貴使夏州賜誥命代歸會溫仲舒知貢舉命陟與刑部員外董龜正同考試及封印卷首俄改工部員外郎知棣州五年召歸判三司鹽鐵勾院初上以京府之舊頗隆眷遇將加擢用會有言其在貢部舉子有納賄成名者恃恩寵希顯要儼大第以居事遂寢六年卒上甚憫之錄其子若拙爲奉禮郎若谷爲太廟齋郎後陟妻卒又命給其子俸

苗授

子履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歷中以死守麟州抗元昊者也少從胡翼之學補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韶取鎮洮授爲先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羌雖敗氣尙銳輒圍香子以迎歸師韶遣將田瓊救之瓊死乃簡騎五百屬授授奮擊敗之休士二日羌復要於架麻平注矢如雨衆懼授令曰第進無恐瓊牌數百且至行前者傳呼羌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又破之於牛精谷取珂諾城盡得河湟地知德順軍三遷西上閤門使鬼章寇河州授往一戰克撒宗論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刺史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獻之京師加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曩香子之役非汝以寡擊衆幾敗吾事以爲秦鳳副總管徙熙河復知河州副李憲討生羌於露骨山斬首萬級獲其大會冷鷄朴羌族十萬七千帳內附威震洮西拜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知雄州熙州元豐西討授出古渭取定西蕩禹臧花麻諸族降戶五萬城蘭州遇賊數萬於女遮谷登山逆戰敗退伏壘中半夜遁去授踰天都山焚南牟屯沒煙凡師行百日轉鬪千里始入塞授遇事持議不苟合初在德順或議城籛南授曰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役即止師征

靈武詔令援高遵裕卽條上進退利害甚切歷進步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元祐三年遷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踰歲以保康節度知潞州提舉上清太平宮復使殿前薨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曰莊敏子履

履束髮從戎授之降木征也履護送至京得閣門祇候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時已官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爲西上閣門副使熙河都監又責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稅元符初悉還其官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詔同王贍取青唐

與姚雄合兵討峽羌箋羅結贍將李忠戰敗羅結大集衆宣言欲圍青唐履雄將至羌列陣以待勢甚盛履叱軍士納弓於韃拔刀而入羌怙巢穴殊死鬪梟將陳廸王亨輩皆反走履獨駐馬不動有酋青袍白馬突而前手劍擊履帳下王拱以弓格之僅免復繞出履背欲斷軍爲二別將高永年率所部力戰數十合羌退乘勝圍蘭宗堡弗能拔日暮收兵入營羌宵潰明日縱兵四掠焚其族帳而還旣而阿章叛詔履與种朴過河討蕩辭以兵少朴遂留錄履前功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州徙渭州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

史失其傳子傳

王彥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性豪縱喜讀韜略父奇之使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徵宗臨軒閱試補下班祇應爲清河尉從涇原路經略使种師道兩入夏國有戰功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時張所爲河北招撫使異其才擢爲都統制使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衛州新鄉縣傳檄諸郡金人以爲大軍至率數萬衆薄彥壘圍之數匝彥以衆寡不敵潰圍出諸將散歸彥獨保共城西

山遣腹心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求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其部曲覺之相率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字以示無他彥益感勵撫愛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嚮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衆十餘萬綿亙數百里皆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召其首領俾以大兵破彥壘首領跪而泣曰王都統砦堅如鐵石未易圖也金人乃間遣勁騎撓彥糧道彥勒兵待之斬獲甚衆益治兵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召彥會議乃將兵萬餘渡河金人以重兵襲其後而不敢擊既至汴京澤大喜令彥宿兵近甸以衛根本

彥卽以所部兵馬付留守司量帶親兵趨行在時已遣
宇文虛中爲祈請使議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兩
河忠義延頸以望王師願因人心大舉北伐言辭憤激
大忤時相意遂降旨免對以彥爲武翼郎閤門宣贊舍
人差充御營平寇統領時范瓊爲平寇前將軍彥知瓊
有逆節稱疾不就乞致仕許之知樞密院事張浚宣撫
川陝奏彥爲前軍統制浚與金酋叟宿相持於富平欲
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爲不可曰陝西兵將
上下之情皆未相通若少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
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兵來援萬一不
捷未大失也浚幕府不然其言彥卽請爲利路鈐轄俄
改金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蠶起加以饑
饉無所資食惟蜀富饒巨盜往往窺覬桑仲旣陷淮安
襄陽乘勢西向均房失守直搗金州白土關衆三十萬
仲彥舊部曲也以申櫝請於彥曰仲於公無敢犯願假
道入蜀就食耳彥乃遣統領官門立爲先鋒擊之賊銳
甚立戰死將士失色或請避之彥叱曰樞相張公方有
事關陝若仲越金而至梁洋則腹背受敵大事去矣敢
言避者斬卽勒兵趨長沙平阻水據山設伏以待賊見
官軍少蟻附搏戰彥執幟一麾士殊死鬪賊敗走彥休

士進擊追奔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年九月權京西南
路副總管李忠反擾京西遂攻金州諸關賊衆皆河朔
人驍果善戰彥與戰不利關陷彥退屯秦郊令將士盡
伏山谷間焚秦郊積聚僞若遁者秦郊距郡城二十里
路坦夷彥募敢死士易麾幟設奇以待閱再宿賊至秦
郊官軍逆戰大敗之追襲至秦嶺遂復乾祐縣以歸忠
走降劉豫初桑仲旣敗還襄陽乃鳩集散亡陷鄧州凶
焰復熾南攻德安西據均陽分衆三道一攻注口關一
出馬郎嶺一擣洵陽前軍去金州不三十里彥曰仲以
我寡彼衆故分三道以離吾勢法當先破其堅則脆者
自走遣副將焦文通禦注口自以親兵營馬郎相持一
月大戰六日賊大敗仲爲其下所殺又有王闢董貴祁
守中阻兵窺蜀勢雖不及桑仲然小者猶不減數萬彥
悉討平之是冬僞齊秦鳳經略使郭振以數千騎掠白
石鎮彥與闢師古併兵禦之賊大敗獲振復秦州張浚
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正月兀朮大侵
浚召彥與吳玠劉子羽會於興元撒離曷自上津疾馳
不一日至洵陽統制官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人
入金均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風關彥與吳玠禦之
不能却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五月彥遣兵至漢陰縣

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復金州浚承制進彥保康軍
承宣使兼宣撫司參議彥不受五年四月差知荆南府
充歸峽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彥因荆南曠土措置屯田
自蜀買牛千七百頭授官兵耕營田八百五十頃分給
將士有差六年二月知襄陽府京西南路安撫使彥以
岳飛嫌辭浚奏彥爲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參謀
軍事六月以八字軍萬人赴行在至鎮江聞母喪上疏
乞解官不許詔免喪服趣入對遂以爲浙西淮東沿海
制置副使以所部屯通州之料角七年正月彥因遣將
捕亡者於解潛軍中軍士交鬪於市言者論其軍政不
肅貶秩二等彥不自安乞終餘服二月復洪州觀察使
知邵州彥入辭帝撫勞甚厚曰以卿能牧民故付卿便
郡行卽召矣九年卒於官年五十彥稱名將當建炎初
屢破大敵威聲振河朔時方撓於和議召之還又奪其
兵柄而使之治郡士議惜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
戰功不與推賞將死召其弟姪以家財給之

右宋史列傳十七人李肇舊志別列忠義茲仍附其
子處耘傳

任志 子存

任志潞州人歲戊寅太師國王木華黎略地至潞州志

首迎降國王授以虎符俾充元帥收輯山寨數與金兵
戰比有功金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
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爲大朝之帥豈愛一子親射其子
殛之木革黎嘗召諸將議事志亦預徽道經武安其縣
已反爲金志死之國王弔之令其子存襲庚寅歲金將
武仙攻潞州存戰死辛卯正月有旨潞州元帥任存妻
孥家屬令有司廩給仍賜第以居之十一月以存父子
死事子立尚幼先官其姪成爲潞州長官待立長而還
授之成卒授立潞州長官佩金符後歷澤州尹遷陳州
卒

高鵬

高鵬字彥解世仕金祖彝自渤海徙居上黨父守忠國
初爲千戶太祖九年從親王口溫不花攻黃州歿於兵
鵬事世祖備宿衛頗見親幸至元初立燕王爲皇太子
詔選才儁士充官屬以鵬掌藝文兼領中醞宮衛監門
事又監作皇太子宫規制有法帝嘉之錫以金幣廐馬
因賜名失刺十八年授中議大夫工部侍郎行同知王
府都總管府事十九年春皇太子從帝北幸時丞相阿
合馬留守大都專權貪恣人厭苦之益都千戶王著與
高和尚等因搆變謀殺之三月十七日鵬宿衛宮中西

蕃僧二人至中書省言今夕皇太子與國師來建佛事
省中疑之俾嘗出入東宮者雜識視之鱮等皆不識也
乃作西蕃語詢二僧曰皇太子及國師今至何處二僧
失色又以漢語詰之倉皇莫能對遂執二僧屬吏訊之
皆不伏鱮恐有變乃與尚書忙兀兒張九思集衛士及
官兵各執弓矢以備頃之樞密副使張易亦領兵駐宮
外鱮問果何爲易曰夜後當自見鱮固問乃附耳語曰
皇太子來誅阿合馬也夜二鼓忽聞人馬聲遙見燭籠
儀仗將至宮門其一人前呼啟關鱮謂九思曰他時殿
下還宮必以完澤賽羊二人先請得見二人然後啟關
鱮呼二人不應卽語之曰皇太子平日未嘗行此門今
何來此也賊計窮趨南門鱮留張子政等守西門亟走
南門伺之但聞傳呼省官姓名燭影下遙見阿合馬及
左丞郝禎已被殺鱮乃與九思大呼曰此賊也叱衛士
急捕之高和尚等皆潰去惟王著就擒黎明中丞也先
帖木兒與鱮等馳驛往上都以其事聞帝以中外未安
當益嚴武備遂勞使遣亟還高和尚等尋皆伏誅二十
二年遷嘉議大夫同知大都留守司事兼少傅監久之
遷中奉大夫河南等路宣慰使卒年五十三

劉宣

劉宣字伯宣潞人因出戍留居忻金末避地於陝後徙太原宣沈毅清介居家孝友自幼喜讀書有經世之志宣撫張德輝至河東見而器重之還朝薦爲中書省掾宣暇則往從國子祭酒許衡講明理學初命爲河北河南道巡行勸農副使至元十二年入爲中書戶部郎中改行省郎中從丞相伯顏平章阿木統軍平江南贊化居多伯顏嘗命宣詣闕上捷書世祖召見親問以南征事應對稱旨賜器服寵嘉之江南平命宣沙汰江淮冗官其所存革悉合公論除知松江府未幾同知浙西宣慰司事在官五年威惠並著陞江淮行省參議擢江西

湖東道提刑按察使二十三年入爲禮部尚書遂遷吏部時將伐交趾宣上言曰連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未嘗愆期邊帥生事與兵後因避竄海島使大舉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自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於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

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西湖南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辨况湖廣密邇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略不然將復蹈前轍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其略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伐占城海牙言平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官民大擾廣東羣盜並起軍兵違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卽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境叢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

未見報功唆都爲賊所殺自遺羞辱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尙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懸萬里哉帝嘉納其言二十三年十二月

中書傳旨議更鈔用錢宣獻議曰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爲沿

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齊擊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卽用見錢尙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欲求目前速效未見良策新鈔必欲創造用權舊鈔只是改換名目無金銀作本稱提軍國支用不復抑損三數年後亦如元寶矣宋金之弊足爲殷鑒鑄造銅錢又當詳究秦漢隋唐宋金利病者在史策不待繼陳國朝廢錢已久一旦行之功費不貲非爲遠計大抵利民權物其要自不妄用始若欲濟巨壑之用非惟鑄造不敷加亦不久自弊矣屬桑哥謀立尙書省以專國柄錢議之罷二十五年由集賢學士除行臺御史中丞時江浙

行省丞相忙古臺悍戾縱恣常慮臺臣糾言其罪而尤忌宣一日御史大夫與中丞出建康城點視軍船羣御史從有以軍船載葦者御史張諒詰之知爲行省官所使詣揚州覆實忙古臺盛怒卽圖報復時大夫之父官於屬郡隨被按劾遣其黨造建康伺臺中違失臺官皆竦懼陰往懇求自解惟宣屹然不動忙古臺怨宣愈甚羅織宣之子繫揚州獄又命建康酒務淘金等官及錄事司官以罪免者誣告行臺沮壞錢糧以聞於朝必欲置宣死地朝廷爲道官二員置獄於行省鞠問其事宣及御史六人俱就逮既登舟行省以軍船列兵衛驅迫

之至則分異各處不使往來九月朔宣自剄於舟中始
宣將行時書後事緘付從子自誠令勿啟視宣死視其
書辭云觸怒大臣誣構成罪豈能與經斷小人交口辯
訟屈膝爲容於怨家之前身爲臺臣義不受辱當自引
決但不獲以身殉國爲恨耳嗚呼天乎實鑒此心且別
有公文言忙古臺罪狀後得其藁塗注勾抹辭句難辨
前治書侍御史霍肅爲敘次其文讀者悲憤宣旣引決
行省白於朝以爲宣知罪重自殺前後構成其事者郎
中張斯立也然宣忠義節操爲世所重聞者莫不嗟悼
延祐四年從子自持上宣行實術史臺以聞制贈資善
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追封彭城郡公諡忠憲

靳德進

靳德進其先潞州人後徙大名祖璇業儒父祥師事陵
川郝溫兼善星厯金末兵亂與母相失母悲泣而盲祥
訪得之舐其目百日復明人稱其孝國初玉出干劉敏
行省於燕辟祥真幕下佩以金符時藩帥得擅生殺無
辜者多賴祥以免贈集賢大學士謚安靖德進爲人材
辨幼讀書能通大義父歿益自刻勵尤精星厯之學世
祖命太保劉秉忠選太史官屬德進以選受天文星厯
卜筮三科管勾凡交蝕躔次六氣祲沴所言休咎輒應

時因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祕書監掌司天事從征叛王納延揆度日時率中機會諸將欲勦絕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請緩師以待其降俄奏言叛始由惑於妖言遂謀不軌宜括天下術士設陰陽教官使訓學者仍歲貢有成者一人帝從之遂著爲令成宗以皇孫撫軍北邊帝遣使授皇太子寶德進預在行凡攻戰取勝皆豫剋期日無不驗者亦間言事得失多所裨益成宗卽位歷陳世祖進賢納諫咨詢治亂之原帝嘉納之授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領司天臺事賜金帶宴服都城以荻苫廩或請以瓦易之帝以問德進對曰若是役驟興物必踴費民力重困臣愚未見其可議遂寢勅中書自今凡集議政事必使德進預焉所建明多見於施行尋以病丐閒仁宗時在東宮特令中書加官以留之會車駕自上京還召見白海新宮撥資政大夫中書右丞議通政院事仁宗卽位命領太史院事力辭不允以疾卒於位贈推誠贊治功臣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魏國公謚文穆子泰工部侍郎

李孟

李孟字道復潞州上黨人曾祖執金末舉進士祖昌祚歸朝授金符潞州宣撫使父唐歷仕秦蜀因徙居漢中

孟生而敏悟七歲能文侗備有大志博學強記通貫經史善論古今治亂開門授徒遠近爭事之一時名人商挺王博文皆折行輩與交郭彥通名能知人嘗語唐曰此兒骨相異常宰輔之器也至元十四年隨父入蜀行省辟爲掾不赴調晉原縣主簿又辭行御史臺交薦之亦不就後以事至京師中書右丞楊言言一見奇之薦於裕宗得召見東宮未幾裕宗薨不及擢用成宗立首命採訪先朝聖政以備史官之紀述陝西省使孟討論編次乘驛以進時武宗仁宗皆未出閣徽仁裕聖皇后求名儒輔導有薦者曰布衣李孟有宰相之才宜令爲

太子師傅大德元年武宗撫軍北方仁宗留宮中孟曰隴善言正道多所進益成宗聞而嘉之詔授太常少卿執政以孟未嘗一造其門沮之不行改禮部侍郎命亦中止仁宗侍昭獻元聖皇后降居懷州又如官山孟常單騎以從在懷州四年誠節如一左右化之皆有儒雅風由是上下益親每進言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今大兄在朔方大母有居外之憂殿下當迎奉意旨以娛樂之則孝弟之道皆得矣仁宗深納其言日問安視膳婉容愉色天下稱孝焉有暇則就孟講論古先帝王得失成敗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孟特善論事忠愛

懇惻言之不厭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深切明白厥後
仁宗入清內難敬事武皇篤孝母后端拱以成太平之
功文物典章號爲極盛嘗與羣臣語握拳示之曰所重
乎儒者爲其握持綱常如此其固也其講學之功如此
者實孟啟之也成宗崩安西王阿難答謀繼大統成后
爲之主丞相樞密同聲附和中書左丞相哈刺哈孫答
刺罕密使來告仁宗疑而未行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
典訓也今宮車宴駕大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危疑
之秋殿下當奉大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固人心不然
國家安危未可保也仁宗猶豫未決孟復進曰邪謀得

成以一紙書召還則殿下母子且不自保豈暇論宗族
乎仁宗悅曰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乃奉太后還都
時哈刺哈孫稱病堅臥仁宗遣孟往問之適成后使人
問疾絡繹不絕孟入長揖而坐已而前引其手診其脈
衆以爲醫乃不疑之既得知安西王卽位有日還告曰
事急矣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不可不早圖之左
右之人皆不能決惟曲出伯鐵木兒勸其行或曰皇后
深居九重玉璽在手四衛之士一呼而應者累萬安西
王府中從者如林殿下侍衛寡弱不過數十人兵仗不
備奮赤手而往事未必濟不如靜守以俟阿合之至然

後圖之未晚也阿合中國稱兄謂武宗也孟曰羣邪違棄祖訓黨附中宮欲立庶子天命人心必皆弗與殿下入造內庭以大義責之則凡知君臣之義者無不捨彼爲殿下用何求而弗獲克清宮禁以迎大兄之至不亦可乎且安西旣正位號縱大太子至後安肯兩手進璽退就藩國必將關於國中生民塗炭宗社危矣且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遺禍難於大兄非悌也得時弗爲非智也臨機不斷非勇也仗義而動事必萬全仁宗曰當以下決之命召卜人有儒服持囊遊於市者召之至孟出迎語之曰大事待汝而決但言其吉乃入筮遇乾三

五皆九立而獻卦曰是謂乾之睽乾剛也睽外也以剛處外乃定內也君子乾乾行事也飛龍在天上治也與曳牛掣其人而且劓內兌廢也厥宗噬膚往必濟也大君外至明相麗也乾而不乾事乃睽也剛運善斷無惑疑也孟曰筮不違人是謂大同時不可以失仁宗喜振袖而起乃共扶上馬孟及諸臣皆步從入白延春門吟刺哈孫自東掖來就之至殿廊收首謀及同惡者悉送都獄奉御璽北迎武宗中外翕然隨以定仁宗監國使孟參知政事孟久在民間備知閭閻幽隱損益庶務悉中利病遠近無不悅服然特抑絕僥倖羣小多不樂孟

不爲變事定乃言於仁宗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
今鸞輿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當重任固辭弗許
遂逃去不知所之夏五月武宗卽位有言於帝曰內難
之初定也李孟嘗勸皇弟以自取如彼言豈有今日武
宗察其誣弗聽仁宗亦不敢復言孟至大二年仁宗爲
皇太子嘗侍帝同太后內宴飲半仁宗深思戚然改容
帝顧語曰吾弟今日不樂何所思耶仁宗從容起謝曰
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歡
者李道復之功爲多適有所思不自知其變於色也帝
甚友愛感其言卽命搜訪之得之許昌陘山遣使召之
三年春正月入見武宗於玉德殿帝指孟謂宰執大臣
曰此皇祖妣命爲朕賓師者宜速任之三月特授榮祿
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仁宗
嗣立真拜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
且諭之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孟感知
遇力以國事爲己任節賜與重名爵覈大官之濫費汰
宿衛之冗員貴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己而心服其公無
間言焉司徒司空太尉古之三公自大德以來封拜繁
多釋老二教設官統治權抗有司撓亂政事僧道尤甚
其擾孟言人君之柄在賞與刑賞一善而天下勸罰

惡而天下懲柄乃不失所施失當不足勸懲何以爲治
僧道旣爲出世法何用官府繩治乃奏雪冤死者復其
官蔭濫冒名爵者悉奪之罷僧道官天下稱快仁宗初
出居懷深見吏弊欲痛剷除之孟進言曰吏亦有賢者
在乎變化激勵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
合而曲相護佑如此真長者之言卿在朕前惟舉人所
長而不斥其短尤朕所深嘉也時承平日久風俗奢靡
車服僭擬上下無章近臣恃恩求請無厭時宰不爲裁
制乃更相汲引望幸恩賜耗竭公儲以爲私惠孟言貴
賤有章所以定民志賜與有節所以勸臣下請各爲之
限制帝皆從之孟在政府雖多所補益而自視常若不
及嘗因間請曰臣學聖人之道遭遇陛下陛下堯舜之
至臣不能使天下爲堯舜之民上負陛下下負所學乞
解罷政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
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繼賜爵秦國公帝親授以印章
命學士院降制又圖其像敕詞臣爲之贊及御書秋谷
二字識以璽而賜之入見必賜坐語移時稱其字而不
名其見尊禮如此帝嘗語近臣曰道復以道德相朕致
天下蒙澤賜之鈔十萬貫令將作爲治第孟辭曰臣布
衣際遇所望於陛下者非富貴之謂也悉辭不受皇慶

元年正月授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仍平章政事未幾請告歸葬其父母帝勞餞之曰事訖宜速還毋久留孤朕所望十二月入朝帝大悅慰勞甚至因請謝事優詔不允請益堅乃命以平章政事議中書省事承旨翰林二年夏乞還國公即奏三上始如所請帝每與孟論用人之方孟曰人材所出固非一途然漢唐宋金科舉得人爲盛今欲興天下之賢能如以科舉取之猶勝於多門而進然必先德行經術而後文辭乃可得真材也帝深然其言決意行之延祐元年十二月復拜平章政事二年春命知貢舉及廷策進士爲監試官七月進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改封韓國公職任如故已而以衰病不任事乞解政權歸田里帝不得已從所請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入侍宴閒禮遇尤厚延祐七年仁宗崩英宗初立太師鐵木迭兒復相以孟前共政時不附已讒構誣謗盡收前後封拜制命降授集賢侍講學士嘉議大夫度其必辭因中害之孟拜命欣然適翰林學士劉廣來慰問卽與同入院宣徽使以聞曰李孟今日供職舊例當賜酒帝愕然曰李道復乃肯俯就集賢耶時鐵木迭兒子八爾吉思侍帝側帝顧謂曰爾輩謂孟不肯爲是官今定何如由是讒不得行嘗語人曰老

臣待罪中書無補於國聖恩寬宥不奪其祿今老矣其
何以報稱帝聞而善之恩意稍加至治九年卒御史累
章辨其誣詔復元官至治中贈舊學同德朝戴輔治功
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進封魏國公諡文忠孟字暈
閎廓材略過人三人中書民間利害知無不言引古證
今務歸至當士無貴賤苟賢矣不進拔不已遊其門者
後皆知名退居一室蕭然如布衣爲文有奇氣其論必
至於理其獻納謀議常自毀其藁家無殘存皇慶延祐
之世每一政之繆人必以爲鐵木迭兒所爲一令之善
必歸之於孟焉子獻御史中丞同知經筵事

姚燧李平章畫像序

陛下之未出閣有李道復日侍講讀親而敬之嘗召
繪工惟肖其形賜號秋谷命集賢大學士王鵬大書之
手刻爲扁而署其上又側注大德三年四月吉日爲山
人李道復製至大四年辛亥春正位宸極制拔道復光
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以盡學焉後臣之義裝演是圖
填金刻扁而摹賜號與御署卷如標軸寵耀至矣人孰
與儒勅臣燧序之將俾詞臣須歌其下而親覽焉臣聞
命屏營反覆究思在昔帝王圖其臣者商高宗之傅岩
漢中宗之麒麟閣世祖之雲臺唐太宗之凌煙閣四焉
耳麟閣而下昔將相之開國承家平亂亡以贊彌綸資
許談以致隆平者傅岩不然初未有是赫赫顯烈肖其
夢形求得諸野爰立作相以道復肖形可同說乎高宗
圖於既王三年之後陛下則圖於未帝一紀之先其時
繪工運思有所未至手爲設色高宗于說有是乎哉斷
所無者李泌從蕭宗於途人指曰黃衣者聖人也自
衣者山人也已乃爲相而道復姓偶同乎泌亦自其衣
今亦已相謂道復山人可同爲之賜號刻扁蕭宗於泌
有是乎哉亦斷所無者泌雖賢者而言涉神仙迂怪以
故史氏短之惟說則無間然嘗考觀之古今之世相去
若異帝王爲治道則不同何則陛下所居則列聖之位

也列聖君臨之中土堯舜昔嘗有也乃若高宗亦商聖賢之君其不爲堯舜故命說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作舟楫歲大旱作霖雨作酒醴惟麴蘖作和羹惟鹽梅取喻再三取其交修者皆陛下有虞道復之心今謂道復其才有足方說孰敢犯是不韙然其所處則說地也如較其學焉後臣顧說所無能求多聞以建事學古訓以道積厥躬招俊義以列庶位對揚天子之命亦足襲說遺芳餘烈報陛下矣然非舊學之世臣不以是責難侯夫治定而功成德尊而年久或遂懸車于秋谷釣雲月以弄泉石朝堂有疑遲使諮之猶不得專爲山人世則曰山中宰相者所不免也是年夏五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臣於巖拜稽首序

秦起宗

秦起宗字元卿其先上黨人後徙廣平深澤縣曾大父當金季兵起窾山麓爲洞奉其親以居傍窾大洞匿其

里中百人閉之具牛酒出待兵兵入索惟見其親屬曰孝士也釋之去里人曰秦父生我起宗生長兵間學書無從得紙父順削柳爲簡寫以授之成誦削去更書年十七會立蒙古學學輒成辟武衛譯史御史中丞塔察兒愛其才遷中臺史是時尙書省專制更張起宗持文嚴密無所泄仁宗卽位罷尙書省轉中書史累遷太子家令司典簿官上言東宮官屬輔導德義財賦非所治也朝廷是之遷南臺御史建康多水或實災而有司却之或無災而訴災起宗微行得實人以爲神明文宗初立命威順王征八番是時蜀省襄加台拒命未平起宗

言武昌重鎮當備上流之師親王不可遠去力止之
及王入見帝謂曰八番之行非秦元卿幾爲失計其後
八番師還無敢擾於道路者朝議以起宗治蜀幕府忘
其名曰秦元卿帝引筆改曰起宗其眷注如此拜中臺
御史劾中丞和尚受人婦人賤買縣官屋不報起宗從
臺官入見踞辯久之勅令起起宗不起會日暮出明日
立太子有赦起宗又奏不罪和尚無以正國法和尚伏
辜帝曰爲御史當如是矣元會賜只孫服令得與大宴
又劾閩憲卜咱耳竊父妾以逃其父憤死瀆亂天常流
之嶺南自是盡言無諱皆見聽用有御史奏議一卷
都漕運使帝召諭之曰漕輸事多廢闕賴御史治之耳
出爲撫州路總管至官有司供帳甚盛問其費所從出
小吏不敢隱曰借辦於民遂亟使歸之几席僅給而已
自是官府僚佐有宴集成禮卽止因諭衆曰我素農家
安儉約務安靜庶使吾民化之居一歲以老去官明年
以兵部尚書致仕居一歲卒諡昭肅子四人鈞銓鐸鏞
鈞西臺御史鏞延巖寺經歷銓都省掾鐸蚤卒

右元史列傳六人附見者三人任存高守忠靳祥也
劉宜靳德進李孟秦起宗皆非生於潞者也以故籍
系之

暴昭

暴昭潞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授大理寺司務三十年擢刑部右侍郎明年遷左都御史未幾改刑部尚書耿弁有峻節布衣麻屨以清儉知名建文初充北平採訪使具得燕不法狀密以聞請預為備燕兵起設北平布政司於真定昭以尚書掌司事與鐵鉉輩悉心經畫平安諸軍敗召歸金川門陷出亡被執不屈磔死明史葉福王時

贈太保諡剛烈 栗應宏暴尚書傳云公諱昭上黨羊壑里人堡距郡西十五里岡嶺延袤潞水經流於前里中暴氏為望族家世業農迨公始為諸生兒時少言笑舉止殊異洪武中以國子生授大理寺司務性耿介孤五無朋厯寺副丞至少卿獄平允有異聲還鄉里無異貧時平居麻屨布袍而已當之京諸父老餞送至水
中公先濟拜禮不欲勞也其誠敬率類是建文未值北師至時為兵部尚書義形於色誓死之尋被夷族今羊壑里多暴氏沒入田宣德中禮部侍郎王公士嘉弔其墓以古忠直稱之嗚呼當王師之南行也一時諸臣豈不壯哉余讀永樂聖政記時事亦頗道其詳當起兵之初首罪舉齊黃迨削之故爾文皇嘗曰使練子甯輩在朕信用之時或為人所持悉置不問尋禁亦竟解廼今百餘年稍稍緝紳先生能道之者余嘗過羊壑訪里中故老覽暴氏墳舍泣然流涕也嗟乎詩稱明哲保身而豈不其性事固各有所值道同歸而殊途箕子商之宗臣夷齊恥食周粟苟息卒踐獻公之命高允感崔浩之知不以死勸彼固各有所當矣古云疾風勁草直諫之益若暴公者與

王廷相

王廷相字子衡府志潞州人父客儀封遂中河南宏治乙卯鄉試幼有文名登

弘治十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以憂去正

德初服闋至京劉瑾中以罪謫亳州判官量移高潛知
其召爲御史疏言大盜四起將帥未能平由將權輕不
能禦敵兵機疏不能扼險也盜賊所至鄉民奉牛酒甚
者爲効力盜有生殺權而將帥反無之故兵不用命宜
假便宜退卻者必斬河南地平曠賊易奔山西地險阻
亦縱深入將帥罪也若陳兵黃河之津使不得西分
井陘天井使不得東而王將以大軍蹙之則賊進退皆
窮可不戰禽矣帝切責總督諸臣悉從其議已出按
西裁抑鎮守中官廖堂被誣時已改督京畿學校

嘉靖二年舉治行卓異再遷山東右布政使以右副都
御史巡撫四川討平芒部賊沙保尋召理院事歷兵部
左右侍郎遷南京兵部尙書參贊機務初有詔省進貢
快船守備太監賴義復求增廷相請酌物輕重以定船
數而大減宣德以後傳旨非祖制者龍江大勝新江浦
子江淮五關守臣藉稽察權利安慶九江藉春秋閱視
索賂廷相皆請革之草場蘆課銀率爲中官楊奇卜春
及魏國公徐鵬舉所侵蝕以廷相請逮問奇春奪鵬舉
祿三月入爲左都御史疏言南京守備權太重不宜令
魏國世官給事中曾忭亦言之遂解鵬舉兵柄居二年

加兵部尙書兼前官提督團營仍理院事兩考滿加太子少保畿民盜天壽山陵樹巡按楊紹芳引盜大祀神御物律斬廷相言大祀神御物者指神御在內祭器帷帳之物而言律文盜陵木者止杖一百徒三年今舍本律非刑之平忤旨罰俸一月帝將幸承天廷相與諸大臣諫不納扈從還以九年滿加太子太保雷震奉先殿廷相言人事修而後天道順大臣法而後小臣廉今廉隅不立賄賂盛行先朝猶暮夜之私而今則白日之攫大臣污則小臣悉效京官貪則外臣無畏臣職憲紀不能絕其弊乞先罷斥用以刺尙書嚴嵩張瓚輩帝但諭留而已初廷相請以六律考察差還御史帝令疏其所未盡編之憲綱乃取張孚敬汪鋐所奏列及新所定凡十五事以進悉允行之及九廟災下詔修省因勅廷相曰御史巡方職甚重卿總憲有年自定六條後不考黜一人今宜痛修省廷相惶恐謝廷相掌內臺最久有威重督團營與郭勛共事逡巡其間不能有所振飭給事中李鳳來等論權貴奪民利章下都察院廷相檄五城御史覈實遲四十餘日給事中章允賢遂劾廷相徇私慢上帝方詰責而廷相以御史所覈聞惟郭勛侵最多帝令勛自奏於是劾勛者羣起勛復以劾勛稽留觸帝

長江集元 卷之三
怒下獄責廷相朋比阿黨斥爲民越三年卒廷相博學
好議論以經術稱於星厯輿圖樂律河圖洛書及周邵
程張之書皆有所論駁然其說頗乖僻隆慶初復官贈
少保諡肅敏

舊志廷相登科錄云潯州人儀封籍今墳
尙存其牌坊在北關讀書草堂在勝園

任環

任環字應乾長治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歷知黃平沙
河滑縣並有能名遷蘇州同知倭患起長吏不嫻兵革
環性慷慨獨以身任之三十一年閏三月禦賊寶山洋
小校張治戰死環奮前搏賊相持數日賊去尋犯太倉
環馳赴之嘗遇賊短兵接身被三創幾殆宰夫捍環出
死之賊亦引去已而復至裹瘡出海擊之怒濤作操舟
者失色環意氣彌厲竟敗賊俘斬百餘復連戰陰沙寶
山南沙皆捷擢按察僉事整飭蘇松二府兵備倭剽掠
厭悉歸惟南沙三百人舟壞不能去環與總兵官湯克
寬列兵守之數月賊大至與舊倭合掠華亭上海環等
被劫得宥踰年賊犯蘇州城閉鄉民繞城號環盡納之
全活數萬計副將解明道擊退賊論前後功進環右參
政賊掠常熟環率知縣王鈇破其巢焚舟二十七未幾
賊掠陸涇壩都督周于德敗績環偕總兵官俞大猷擊
敗之焚舟三十餘賊犯吳江環大猷擊敗之驚胆湖賊

奔嘉興頃之三板沙賊奪民舟出海環大猷襲敗之馬蹟山其別部屯嘉定者火焚之盡死論功廕一子副千戶毋變奪哀賊屯新場環與都司李經等率永順保靖兵攻之中伏保靖土舍彭翅等皆死環停俸戴罪賊平乞終制許之踰二年卒年四十給事中徐師曾訟其功詔贈光祿卿再廕一子副千戶建祠蘇州春秋致祭諭

原任蘇松兵備山東布政司右參政加贈光祿寺卿任環曰爾職掌兵司適逢倭變領眾破敵保民奠境建祠加贈式表忠勞時惟仲月特修常祀云云環在行間與士卒同寢食所得賜予悉分給之軍事急終夜露宿或數日絕餐嘗書姓名於肢體曰戰死分也先人遺體他日或收葬將士皆感

激故所向有功

皇甫冲蕩平倭寇序

夫天下變生於倉卒亂起於須臾制變定亂之君子非

有忠貞之節義禮之勇機權之智鮮克能濟吳淞東邊於海日本諸倭實貢所途有無賢遷巨猾乾沒以微一且而亡命于刑徒科論于鹽筴者咸往歸之沿習之久漳鄞之間日多故矣有司不能治嘗設巡臺以兵鎮肅之宴安無何廢罷旋及王子之春台甯肇亂不即剪薙釀以張大今年秋寇渠飭勵徒黨挾以倭奴狃于黃巖之勝茂視我蘇松乘風漂泊直犯太倉火其郭殘之破新城入上海圍嘉定不克大蹂躪落襲金山而穴于四圍久安之世兵火勃興我民不戒死者萬計村社為墟撫臣接臣擇將于守臣林公舉郡丞任公焉二公日命僉謀咸協乃專檄授之時寇兵甚勁諸路之師雲集而無橫草之功人咸為公危之公不避其難慷慨受命馬首遂東乃以書戒其子曰吾仗國威靈行當殄寇事有不然臣死忠子死孝妻死節盡斯可矣毋吾憂也幸師三百直趨太倉公以民不知兵士非素撫率之以誠結之以恩激之以義作之以勇教之以挑搏擊刺之法偏伍距覆之方人人感奮不日而練飢渴與俱勞佚與并至于四圍引兵嘗之公恐失士而先當士懼失公而爭

進斬首數級爲拒而還寇踵而追之矢麗公衣刃及馬
尾義士進公挺關而死公氣愈勵手射二酋奪其屍而
歸設筵具木身臨哭之此士之所以奮義以捐生懷恩
而忘死者也明日再戰公曰吾知其所爲矣易兵而進
遂走之追之金山解其圍敗於合墩破于竹寨俘于新
場戰于黃浦公爲覆以待之寇至遇覆乃奔蹂于碧華
橋溺死者無算公亦墮焉踴躍而登衣血淋漓猶鼓兵
乘之于倭寇相戒毋犯在公望旌旄而倒戈聞陣效
而過捷矣軍于吳淞江上寇猶獵狡聯二船而進見公
鼻驚曰此任公兵也不戰而走公追之陰沙焚其二船
獲其一寇失舟行淖是以大敗我師箕張翼舒夾川陸
而驅之海若效靈飛廉奉順助我火攻斷其歸路時公
病疽裹瘡而進燔焉于是矢無虛發戈不空揮殘寇無
歸再至再殪師徒奮怒擒其酋刻其肌而哺之後有寇
者芟夷之餘不復能孽徒授首耳雖未解甲而師動凱
歌之歡民復有生之樂全賦郡于方中揚天聲于徼外
公之功大矣偉矣然公之所以成其功者戒子之書忠
貞之節也不避于難義禮之勇也訓戰之略機權之智
也節以立志勇以行之智以成之雖定天下安社稷可
也蓋公小試于茲乎海道旣清三城咸寧公歸將班蘇

之人士扶老携幼僅元黃菹食漿思往迎之權忻鼓舞
不戒而孚夫論功考德惟帝念之爰錫五等維民報之
厥祀百世于公何忝哉冲等旣不及陳圖借筋爲公贊
畫又不能荷戈負弩從公周旋得安迹于毫管之間遊
心于編集之內食公之賜侈矣乃相率而謀曰述豐功
著不二紀成事昭無窮冲等之執事也廢而不舉惡用
其爲士耶于是效吉甫作詩之旨竊班生銘石之私聊
敘燕談用伸快悵云爾 歸有光贈任公詩輕裝自怡
自提兵萬死甯能顧一生童子皆知任別駕巍然海上
作長城 王穉登謁任公祠蕭蕭遺像鎖荒祠尚憶孤
身自戰時諸葛事繁那能久留侯貌弱到今疑綸帷香
氣衣冠賸石棟斜陽薜荔垂曾是當年馳馬地煙中行
旌見

張克儉

張克儉字禹型

本傳屯留人府志以爲長治人

崇禎四年進士授輝縣

知縣六年春賊犯武安守備曹鳴鶚戰死遂犯輝縣克

長治縣志 卷之三
王渾世王過天星等皆降嗣昌處之房竹山中命克儉
安輯而諸賊得免死牌莫肯散自擇使地連營數百里
時河南北大饑流民就食襄漢者日數萬降卒多闌入
流民中克儉深憂之上書嗣昌曰襄陽自古要區本朝
筦鑰獻陵視昔尤重近兩河饑民雲集新舊降丁逼處
其間一夫叫呼卽足致亂況秦兵以長武之變西歸耶
房軍府粗立降營棊置奚啻放虎自衛紫漢西興初無
重門之備何恃不恐嗣昌不以爲意報曰昔高仁厚六
日降賊百萬逸擒阡能監軍何怯耶及嗣昌入蜀委克
儉以留務錄破賊功加右參議監軍如故未幾以本官
移守下川南道耶陽巡撫袁繼威奏留之十四年二月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未聞命獻忠令人假督府軍
符誑入襄陽城克儉不能辨夜分賊從中起焚襄王府
克儉倉皇奔救爲賊所執大罵死

右明史列傳四人

傳一

集傳

令狐茂

令狐茂壺關人爲三老征和元年巫蠱起二年七月衛太子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天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

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
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
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闖關
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蹙皇太子
造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
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亡告不忍忿
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
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
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
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與

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
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
臣竭誠不顧鈇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
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
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
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書奏天子感寤車千秋復
訟之上遂族滅江充家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

湖漢書吳
太子傳

右漢一人案漢書不著茂姓荀悅漢紀程璜上黨記
皆以爲合狐元和志墓在今壺關縣東北十九里茂

爲其縣人無疑今列入長治者漢壺關本兼二縣地而縣治又在此不在彼高祖紀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師衆爲善者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則茂乃爲縣三老者常居此地不容略而不書據水經注壺關三老名在長子縣西刀黃山當是傳聞之異又案舊志於前漢列馮奉世父子後漢列馮衍父子及奉世之裔孫胄並鮑宣諸人亦羸入案之史文無一合者漢以前則列豫讓青并尤爲無稽並從刪

浩周

浩周字孔異上黨人建安中爲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爲關公所得孫權襲南郡並得周甚禮之魏文初權遣周偕東里袞還有詔皆見之周以爲權必臣服而東里袞謂其不可必服上悅周言是歲冬使周與册吳王使者偕往周既致詔命與權私宴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保之權因字謂周曰浩孔異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耶遂流涕沾襟及與周別又指天爲誓上謂周爲得其真而權竟無遣子意周遂見疏三國志吳志孫權傳注 府志材能

右三國魏一人案漢上黨郡爲今澤潞遼沁四府州

地史凡言上黨人者但舉郡名不能定爲何縣也惟縣爲太守治所者猶可以統全郡建安以來上黨治壺關實在斯地故列入焉

陳正謙

陳正謙潞州人以信義著聞劉武周寇上黨高祖遣王行敏馳救兵乏食正謙出粟千石濟之由是人人自奮賊乃去

唐書王行敏傳舊志孝義

李師政

李師政上黨人唐初官門下典儀武德中太史令傅奕七上書請除佛法師政非之謂盛衰由布政治亂在庶

官歸咎佛僧非通論著論三篇曰辨惑明邪正之詞蔽

曰迴命辨殃慶之倚伏曰空有破斷常之執見其空有

一篇最爲精造文載大唐內典錄

廣宏明集

程芝

程芝字靈秀其先廣平人遠祖有爲上黨守者遂家焉祖師仁隋舉秀才官至同州錄事參軍芝有器識風神秀出高宗時嘗爲王府司馬以忠孝稱

程司馬墓志

韓凝禮

韓凝禮上黨人明易學撰著奇中元宗如京命凝禮筮之一著起立三起三偃凝禮曰此飛龍之象未占有孚

其在神宗一陽動當登大位後果驗疑禮起家五品潘
大有財潘安神著立賦
舊志藝術

郝洽

郝洽字元津上黨人祖温北魏本州中正洽隱居西火
鎮元宗出獵見洽與語奇之因造其第見其女秀整請
充後宮及即位授以官不拜終身以處士稱賜田給養
宋處士墓碑
舊志隱逸

李守德

李守德本名宜得初爲人奴善騎射元宗別駕潞州市
得之與王毛仲並負房簾以從後位武衛將軍嘗遺馭
至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
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
祿請解官授之元宗嘉其志擢爲郎將唐書王毛仲傳
府志材能

田佐時

田佐時潞州處士建中三年黜陟使裴伯言薦之詔除
集賢院直學士宰相張鎰以爲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
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聘佐時卒不至唐書張
鎰傳

舊志
隱逸

馮斐子元

馮斐上黨人祖龍仕齊爲魏州長史有美政父範隋夏

州博士斐少好琴書志窮山水德性恢宏潛名不仕子

元字裕甫工詞章翰墨養志以終馮府君墓志通志

魏魏州刺史云有善政能驅蝗出境案墓志乃驍儼之

辭所云美政及人法然蝗於千里慈仁育物寬峻法於

張光珙

張光珙潞州人以割股旌唐書孝友傳序案序中割

一也潞志拾遺據續文獻通考以爲後唐人又稱其廬墓並誤

右唐九人程師仁馮龍馮元三人附見舊志唐以前

列晉崔游續咸鮑元朱紀張蚝宋鮑照梁韓懷明隋

馮世基諸人案晉上黨郡治潞縣梁上黨郡僑置徐

州鮑氏世居東海馮世基本北燕馮宏之後爲京兆

人見張說括州刺均不當羈入

李建崇

李建崇上黨人少從軍善騎射歷後唐晉漢皆有戰功

累官右衛大將軍周太祖卽位授右監門大將軍通鑑

志材

常思

常思字克恭潞州人初爲唐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爲六

軍都虞侯漢高祖鎮河東以思爲牢城指揮使高祖立

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

無依衣食於思家以思爲叔後思與周太祖遭漢以取
富貴周太祖旣卽位每呼思爲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
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踰年疾歸
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代史本傳參周太祖紀府志材能

右後周二人

王得中

王得中上黨人北漢世祖時官樞密直學士賀遠穆宗
卽位還乾祐七年北漢與周師戰王延嗣使司天監李
義白曰時可戰矣得中叩馬諫曰南風甚急非北軍利
豈助我者耶北漢主怒曰老措大無妄沮吾軍已而兵

果失利乃遣得中送遠將楊衮還因乞師遠命歸許發
兵會代州將桑珪殺防禦使鄭處謙得中道經其地珪
械得中送於周周世宗賜以帶馬問遼兵何時當至得
中曰臣受命送楊衮他無所知或代爲危之得中太息
曰吾食劉氏祿有老母在圍中若以實告周人必發兵
據險而拒之則家國兩亡吾獨生何益不若殺身以全
家國所得多矣居數日遼敗符彥卿於斡口周世宗責
得中欺妄殺之

通鑑府志忠烈

右北漢一人

申貴

申貴潞州人仕蜀爲眉州刺史將兵救王景崇以拒漢兵設伏敗之遂破寶雞又破安都寨十國春秋府志材能
右後蜀一人

邢濬

邢濬潞州人八世同居咸亨時以義門旌蠲其租稅宋史
孝友傳

張駢

張駢字公度潞州人家業醫而駢尤精於方脈黃魯直母安康郡君病秘結醫不能治駢投餌卽愈魯直厚贈之卻不受談苑吳志藝術

張仲容

張仲容字才翁上黨人北宋末登科仕至屯田員外郎以好士名天下中州集府志文苑

右宋三人

董文甫

子安仁

董文甫字國華潞州人承安中進士性澹實恬於世味自號無事道人子安仁亦學道父子嘗閒居寶豐閉戶不出以習靜爲業朝夕不繼宴如也歸潛志其學參取佛老二家於六經

論孟皆深思力行不徒論說

文甫歷金昌府判官禮部員外郎昌武

軍節度副使正大中以公事至杞縣自知死期作書與

家人及同官又作詩貽杞縣令佐詩畢攬筆於地以扇障面而逝

中州集
善志文苑

張溫

張溫字元佐仲容孫也泰和六年李演榜乙科登第詩樂府俱有名於時

同上

郭伯英

郭伯英字伯誠上黨人第進士爲南頓西平令有治迹正大中由應奉遷修撰以風疾暴終爲人質厚不苟合喜讀書爲文詞有香山賦

歸澣志

王良臣

王良臣字大用潞人承安五年進士作詩以敏捷稱又於內典有得入翰林與李欽叔從軍南征欽叔亦與行道中酬唱甚多興定初自請北行沒於軍中贈孟州防

禦使

中州集

歸潛志

王翰林良臣字大用潞州人長

於律詩尖新工屬對南渡在館後從李天英北征

遇害

右金四人

閻珍

閻珍字載之上黨人金末爲公府掾元兵略潞州以城降東平行臺嚴實承制授昭義節度使以州數殘破遷其民於真定金將武仙旣降元復叛劫珍以歸上黨公

張開開釋之金亡客東平幕與元好問諸名士友善為
人樂易不近貨利浮沈酒間者十年直元日大醉死

元好

問故帥開侯慕表辛丑元日子方客東平載之盛為具
召子及大興張聖子祁人宋交卿東光句龍英孺鎮人
劉子新太原崔君卿潭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皆飲於
家之養素齋載之先病於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客
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昔飲既洽談諱問作坐客無不
滿飲舉白者載之歡甚不自顧藉亦復大醉明日疾暴
作一介地遂不起載之資樂易不近貨利與人交無大
小能得其歡心以故來哭者皆為盡哀將葬孤子德榮
請於子曰先人得幸吾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
故忍使之隨世磨滅耶子即為叙其平生使刻之石載
之姓聞氏先諱輪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
於上黨者因而家焉考諱謹鄉人以孝直稱要邢氏生
四子載之其第三子也少穎悟知讀書及長什州縣累
至公府掾上黨公開壁馬武若遣別將李松守潞州于
午三月東平行臺嚴公偕國兵略地上黨松選儒不能
軍乘夜潰圍而遁載之醉不從明日父老請載之

事遂以城降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招撫使當是時州
人數萬八縣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則其禍有不
可勝言者矣尋有譸於行臺者以為載之多斂部民金
而私其之行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尋行臺
直之如懷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昭義軍節度
使事先太師承制封拜載之用行臺薦授輔國上將軍
左副元帥昭義軍節度使佩金虎符且命載之積糧數
萬選壯士數千守潞州武軍顯出攻北兵懼守者不
能堅乃命遷州人真定散處潞水之上恒山公仙既降
復謀南歸乃劫載之送馬武上黨公開頗知載之復歸
諸人又為出力乃釋不誅赦之河南河南破載之復歸
行臺公留之東平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賓從處之
凡燕犒賞賜無不預浮沈酒間者十年卒以樂死時年
五十七娶常氏生子二人長即德榮次義榮女一人嫁
為進上王得臣妻卒後三十日權葬府五里之某原銘
曰不崖岸而孤不邊幅而拘不敷澤而枯不木石而愚
身為鴟夷日與酒俱憤則以舒燥則以濡虛舟悠然而
其所如六合蓬盧八荒庭除蠟左區區化為大庭之居
亦何知須臾之非萬期而萬期之不須臾彼有衣而弗
與有車而弗與也

露髻鬼藉而強行者賊

張播

張播上黨人金鄉馬紹從之學爲名儒以薦官至尙書

右丞元史馬紹傳從上黨張播學丞相安童入侍世祖

啟元以紹應詔案遣山集有太原贈張彥遠詩及爲彥遠作孔道輔擊蛇多銘疑是其人

靳克忠

靳克忠字唐臣潞州人累官西臺御史出知河中府期年政事修舉泰定帝崩靖安王將陝兵破潼關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分兵北渡克忠誓死守禦時城中官吏悉遁或勸少避曰吾守臣也去將安之城陷公服坐廳

事執至也先帖木兒前抗論不屈遂遇害文宗立贈陝

西行臺參知政事謚忠敏子文用以蔭擢西臺御史除

福建行省參政蒲州府志參通志案文宗立不以正諸王舉兵不可謂非義舊志目爲叛非

定論也刪之

王守忠

王守忠字信卿潞州人少好學通律意精於史事至大

間爲隰州判官有善政歷岳陽閭鄉二縣尹江州路判

官進絳州知州致仕歸子壘中書暨照磨呂思誠墓銘舊志羣材

李維馨

李維馨字庭芳潞州人質敏好學有經濟才至正中江

淮兵起丞相脫脫征之延入幕府用其策以平徐州之
亂遭父憂家居值曹濮盜踰太行陷陵川鄉民奔竄維
馨止之率衆憑險力守伺便生縛數十百人賊不敢入
察罕帖木耳時在關中聞其名聘參軍事時方議取興
元維馨說之曰將軍用兵如神威名冠世今若西克興
元必舉巴蜀連山帶江足以自全止爲一軍富貴計耳
三晉河山之固甲天下民勤物阜形勢都會必欲消寇
亂安王室收不世之功非河東無以爲資且東寇垂涎
日久志在必得一失上黨是無河東大事去矣若選精
騎晝夜疾馳出其不意破之必矣是將軍舍區區偏隅
而全中原之上游苟利社稷專之尙可况奉命便宜乎
察罕帖木耳然之遂遣關保與偕趨潞州而自以大軍
繼之戡定晉冀皆如所料積功累遷兵部尙書察罕沒
復佐擴廓帖木耳進策不用遂謝歸明洪武中考正禮
樂惟馨在召中事竣辭歸再召以老病辭許之先世有
書院在雄山就其地建萬松亭知非齋可已堂以示志
一時耆宿如宋濂陶凱瞿莊輩嘉其高尚連章贈別所
著有知非齋稿一卷及宋遼金正統論孫通仕爲夏津

主簿累世多顯達者

家傳

府志名賢舊志附載曾孫

明天啟豐主簿能詩有睡菴集十一世孫日章十二世

宜楷並舉人在教諭陶凱送李庭芳還山西序山西

實古冀晉之域其地山高水深風氣盤礴其人剛勁而質樸其土俗勤於耕稼人多自食其力故其謀生儉嗇其操干戈習戰鬪者皆知勇於義其業儒明經訓者必明通而果斷故上之人樂得其人而用之仕於其郡若縣者亦皆樂得其民而治之我國家受天明命削平羣雄薄海內外罔不臣服乃旁求俊乂以佐衆職而於晉冀之士尤拳拳焉以其人出於風土之性實異他所得一士輒訪求其餘無問已仕未仕者惟其才是用士皆洗心滌慮思效用於時上黨李處芳氏世儒家仕元嘗掌兵曹國家考禮定樂召至闕下竣事還山中復賜召與同列至者凡若干人皆授以職事獨處芳以老疾辭上許之且賜之衣使歸而終老焉嗟夫中國衣冠禮儀之俗自晉南渡五胡亂華至隋唐而復五代時夷狄爲中國患至宋而復宋南渡後由金及元入居華夏幾三百年古帝王之流風遺澤蕩然無復存者及我皇上統御六合猶幸有士大夫之族若元氣流行於天地間使斯民相率而從化有易易然者以庭芳蔚爲老成之士俾任職於朝孰若施教於鄉則凡後進之士有不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庭芳家居四詠有可已堂知非齋始終交杖及萬松亭朝野多作爲文辭述其所志庭芳知可

已而已之亦已久矣知今是而非昔非者亦已信矣遂與斯杖爲始終交而居萬松之中歲寒不易其操使人慕用而法式之則晉冀之民沾被國家承平之化有不復爲唐虞之世鄉魯之風者乎此予之所深望於庭芳也庭芳還其同鄉王中立氏與予同官儀曹徵予贈言於是乎書 瞿莊贈李庭芳詩知非老人何卓犖翩翩絕似青田鶴萬里軒騰振羽翰落日飛鳴向林壑憶從風雨隔燕然五雲東上蓬萊天白衣曾議南宮禮紫薇每聽黃門宣乞身不爲誇高潔兩鬢秋風颯華雪獨聽竹伴閒身留得青松同晚節歸耕好鳴鶴在陰魚在藻鄉民要見歌唐虞 丁寅莫負瓊臺老

右元五人

王士宏

王士宏潞州人洪武庚午舉人甯海知縣時方氏初平籍温台明三郡兵燹者重平人其中士宏曰奈何誣民

爲兵抗疏言其狀詞甚懇切事得寢尋遷南雄府通判卒於官三郡之民悲思之薛應旂憲章錄

趙泰

趙泰字熙和由鄉舉入國子監歷事都察院授常州同知濬孟瀆得勝二河作魏村開周忱况鍾議減蘇州重糧泰亦檢常州官田租請並減之遷工部郎中命塞東昌決河忱薦爲協同都運益勤其職亡何疾卒明史陳本深傳

按史誤書爲潞城人

趙偉

趙偉字士奇潞州人正統戊午舉人授開封府同知以

巡撫于謙薦擢衛輝府知府未及任以喪去服闋補萊州府同知遷知青州府值旱蝗爲災禱於神大雨如注蝗悉斃所部有一家三人咸懼死罪憫其家之絕祀爲婉請得減死一人在官八年百廢俱舉尋以朝會入覲疏致仕家居十餘年卒子汝璋貢生官教授張清墓表

李廷玉

張宏 栗振 李鸞 張鳳 金秉文 張復旺 趙興 崔景春 李贊 董子

榮

李誠 張恕 李果 鄭得興 王思賢 崔深 靳良 董興 楊慶 劉巖

李廷玉潞州人正統中以輸財助賑旌爲義民同時助賑者張宏栗振李鸞張鳳金秉文張復旺趙興崔景春李贊董子榮李誠張恕李果鄭得興王思賢崔深靳良

董興楊慶劉巖並以輸粟千石得旌

廷玉見明史孝義傳舊志張宏粟

振李鸞張鳳四人並祀忠義張恕南和村人勅命尚
存其家勅云國家施仁義民為貴爾能出黍穀一千一
十石用助賑濟有司以聞朕用嘉之今特賜諭勞以羊
酒旌為義民因免本戶雜派差役二年尚其承蹈忠厚

表勵鄉俗用副朝廷
褒嘉之意欽哉故勅

李昱

李昱字文昭潞州人負性剛毅慷慨自許動以古人為

法領宣德乙卯鄉薦授光祿寺署丞正統十四年扈從

北狩死於土木之難褒忠進徵仕郎贈父昂如其官子

瀉以蔭歷官汝甯揚州推官

劉龍光祿寺署丞李公墓表陝西苑馬寺丞李石堂

自平涼函表入賀聖壽既竣事過子懇曰昔吾祖光祿
者丞死王事吾父以衣冠為葬痛之終身以及於室除

六十年於茲矣歲時展謁墓次輒悽慘不勝若吾祖有

事按公諱昱字文昭號慎齋世為潞州人天性剛毅

於為義慷慨自許動以古人為法治尚書領宣德乙卯

鄉薦卒業太學屢會試不偶已而授光祿寺署丞正統

己巳扈從英廟陷於虜廷虜人欲用之公曰王辱臣死

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顧自處何如耳今日固

死所也遂不屈遇害尋被恤典進階徵仕郎贈父昂如

其官母及妻俱封孺人庶子瀉入監讀書其制詞有曰

人孰不死惟死於國事乃為榮也嗚呼君臣之美所

見危授命臨難毋苟免聖賢重訓不一而足公雖幸以

非命而守死善道為朝廷所嘉榮及存沒其受賞已
至子瀉歷汝甯揚州推官高唐同知孫堂以鄉薦守
君道化而擢苑馬父子接武仕途功名烜赫為鄉閭
譽則天之報公者亦未嘗不豐也節義人之大閑死
其職亦惟成就一是而已初非有所為而為之顧
之隆有如此者然則節義何負於人人何憚而不
居故表之以勵風化云聞禹錫李光祿輓詩序
天下之大閑士而無此猶錢雞瓦礫木埋糞壤而

立於天地之間上不旌此猶玉委泥沙劍乘沼沚而無以顯天下之善此士之操守上之表異必於節義焉取也玉而不水劍而不鐵吾於李公見之公諱昱字文昭之真齋土黨人自少砥礪各節由郡庠生中宣德乙卯舉舉屢試南宮未第卒業成均歷政秋臺擢光祿署丞正統己巳扈從北狩毅然委軀命以待難極極津門感從長樂朝廷因之乃下詔褒曰人孰不死惟死於國事者乃為榮也進階從任即贈父如其官母妻俱封贈為

人又合一子入監以崇節義嗚呼李公之死全此節義也言廷之褒崇此節義也宜諸公之作輓詩長是短章深先後皆發於情華極其心實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誠所謂情往會悲文來引泣者也合嗣治即蒙恩入監者從予習舉子業擢河南汝甯推官今丁母夫

人憂闕渴選來京師哀集成帙謁予引於首且曰每痛不共戴天之讐未能雪終身之恨予又以知李氏父忠於君子孝於父者也忠孝之慶俱有艾乎吁李公節義炳煥在人耳目不必待文而後傳也但百夫莫贖黃鳥賦詩亦詩人之遺響耳後之觀者油然興起為玉而不

真壤為劍而不雜瓦

尚當有感於斯文

張倫

張倫潞州人諸生親沒廬墓天順中以孝旌

明史孝義傳 舊志

倫幼喪父奉母備極甘旨母卒結廬墓側日負土崇其墳旁無水穿井深不及泉乃焚香泣拜水湧出人以爲孝感後以貢官東河訓導

廉政

廉政字養民潞州人天順己卯舉人授安邱知縣以仁

惠稱調澠池值歲祲餓殍枕藉悉心賑救狀聞得蠲郵

全活以萬計時尙書余有戚屬官洛陽者橫甚以贓事

爲民所訴監司屬政訊之政案如律或爲之危求少貸

曰吾甯坐免殃民竊政所不敢爲也竟以此遭誣罷歸

一年卒民咸思之

李紀 孫敏德

李紀字朝振潞州人成化乙酉舉人授故城知縣遷錦衣衛經歷歷臨洮府知府降長蘆鹽運司同知遷福建鹽運使甫一年致仕紀嚴毅沈默為文詞滔滔如江河故城俗婚姻論財為立中正法不率輒痛治之有官田為豪家侵據按籍責之悉吐實薄其租稅給民之無依者在臨洮時以嚴明為治謂番漢雜處非操法無以遠惡巡撫有故舊販綿葛紀曰某不能為貴人儉而漁民也將執之其人懼而走在長蘆福建益峻潔自厲嘗以

事人都諸商人供具道旁策馬亟趨過不少顧垂沒合親戚子弟出餞笥示之惟圖書衣幘而已雅喜汲獎信陽何景明少時從其父宦游於隴一見奇賞之召與子姪同學待之極厚遂為一代詞宗其所自著有默菴集

孫敏德 家傳 府志名賢 何景明祭李默菴文正德

之喪哭之逾旬乃束帛為文附其使告於公之靈曰嗚呼古人言感恩易耳知已難也景明于公所以慟悼呼不能自己者非徒感恩重知已之難也夫景明昔寓於公是時有毛夫人也公執詩書毛夫人執鎗燭書夜課景明誦讀居也視衣食還也饋車馬此豈不有父母之恩耶時景明幼穉非有能知也公以成人禮之又日察其言動中善者稱於人其所見望又皆可以施之天下百世者不以時世富幸榮慕也公嘗盛衣冠召景明語毛夫人在傍公謂曰汝視子貴耶他日是子貴奚翅子耶然我所重望者誰為能貴已也嗚呼古人謂知已有

若此耶白首握手終日語心而不知者何可勝道耶古
人日無德不報又曰爲知己者死今公逝矣毛夫人又
先亡矣景明雖報而死也無日矣他日縱有能施於汝
佐諸子然而二尊人又安能知耶劄汝佐諸子又能自
大子又安能有施也雖然公所見望於予者豈在報耶
在見望景明之能自就立耳今雖取一第爲一官使公
及見然所自就立者已弗若公所見望者也卽他日又
有能自就立公又安能知耶別景明寡昧弗達所自就
立欲大於往日如公所見望者又安能耶嗚呼已矣
以酬公之德而副公之知耶山川伊阻不能棄官赴公
喪執紼進輓我懷之悲

惟公有靈鑒之已矣

敏德舉嘉靖丁未進士授祥符知縣以治行最將內遷
爲宗親所格補蘇州同知尋知湖州府歷山東副使陝
西參政河南按察使右布政使轉陝西左布政使所至

有循聲茅坤送太守潞安李公考最序近代以來二千
石之治以最聞者大較出於材指者多而由於

學問者少何者古之士務學問學問明而其出而入官
者特深仁厚澤之根乎其心順時適俗之達乎其政其
所以坦然入乎民之深易世而不解者以此也後之士
學問既散佚而其縮印綬以從吏也不三四年輒遷徒
以去非急於材指相高不得以自表見衆用耳則飾聲
衆用目則飾色故兩漢而下其最著者若東郡潁川南
陽勸海之屬往往以其材指之所及而垂之竹帛或以
微田書或以種樹書或以擊盜治獄書斯固史治之班
班可考者也乃若孔氏之徒單父者流間嘗按之絕無
他可表見以自異乎世而其風流文物歷千數百年而
俎豆之不衰特彈琴不下堂焉耳嗟乎以此推之則聖
門之所務者固在此而未始在彼也抑可見矣湖郡大
守李公晉人也晉之士多慷慨自喜而公之至也方其
始下車而吏民相與望之溫然有君子之容蓋以學問
而移乎風土矣及其臨政也他郡之以海上羽檄書馳
而騷然兵革者衆矣公一切擯去之獨以愷悌樂只之
德與郡之吏民相撫撫而摩切殆未嘗如彼南陽潁川
之屬求所謂可驚可愕之政者以炫吏民之耳與日而
吏民之入而聽政於公也亦若醉醕醑而神解以去而
亦無所謂可驚可愕以播之於口指畫之於里巷者然

而無問識與不識相與呼之曰子產者衆人之母也郡之學士大夫以及與所優隸之賤甚且戴白之老杖几山谷數十年不識郡庭者皆是也嗚呼公非向之所謂恒然入於民之深或易數世而俎豆之不置者乎豈今之吏大都彼各務以其材指相矜而公獨採孔門單父之遺以揖讓其間者乎公且滿三載以考最行予聞漢二千石以最聞則天子爲之賜璽書黃金而表爲列卿今國家故事亦間有行之者不知今之執政所上者其能不以彼而以此如予所論否而執政者其又能以予之言移而聞之於天子否乎

王佐

王佐字汝弼潞州人由舉人官河南西平知縣正德六年賊四起中原鄉邑多破殘佐嚴爲備賊至手格殺數十人矢斃其渠帥賊忿急攻三日力屈被執罵不絕口賊懸諸竿而支解之事聞贈光祿寺少卿賜祭與蔭立

祠如制

明史霍恩傳 劉龍王君墓表河南西平知縣

國子生某入謝畢將圖襄事乃奉道化知縣李君堂狀請予表墓予友太僕少卿孟君時元實爲君銘宏治乙卯君領山西鄉薦太僕與予皆君同榜故壤地相接而相與爲厚且壯君之死節爲同鄉同榜增重誠不可以無述也銘以太僕而予則表之君儻有大志素以才賢自負爲功名可立致天下事皆不足爲稠人廣坐申言論侃侃稍欲自見衆爲傾聽信其不誣且有徵於後也既屢屈禮闈授汝甯西平令始至卽惠愛爲政招徠失業撫輯其居者汲汲不少暇邑無廢事獄無滯囚時稱廉平會齊魯間盜蜂起肆行劫掠遠近騷動君曰盜且至不可無備築城浚隍大修戰守之具教民日習武已而延及河洛間西平有備不敢犯嘗公出道遇羣賊欲辱之毅然持正不爲屈賊曰壯士舍之第取其馬而去久之勢益猖獗掠衆數萬奄至城下大呼曰納我餽之出而予女發而金帛則可以免不然且屠邑君曰是尚可以爲邑哉是亦何以令爲哉乃誓士民晝夜嚴兵固守且戰殺賊數十人有首領躍馬出挑君引弓一發斃之賊不勝忿赴攻益急時官軍皆遙駐不敢爲援

凡三日力竭城陷被執竿之旗首使其黨射之君瞑目
大罵幾絕復置之地少蘇則挺刃於頸抑令就跪君罵
曰我天子命官爾通誅逆賊恨不能斬汝有死而已膝
不可屈遂殺而裂之事聞朝廷嘉其節義贈光祿寺少
卿諭祭一壇蔭孤爲國子生令有司給棺斂傳送還鄉
恩至渥也方賊鋒之銳郡縣瓦解有委印綬棄城遠遁
者有甚且盛其供餼宴犒開門迎款者士氣不振聞者
大以爲憂君慮之其烈矣先是遣室李撫其子歸家曰
不可使先人無後則以義命自處分於必死不待城陷
而後決也自是諸路同風死者相繼城守皆堅賊杳無
無所於得勢漸衰徽諸將乘之奮勵而起凶渠以次其
擒今在河南僅殘孽百數逃伏延喘搜原剔藪指日底
定未必不自君發之也故子始聞君死哭之以詩有張
巡不爲綱常計郭令難成社稷功之句誠知士節如此
賊不足平也使當時握重兵者已能遣一裨往援則城
亦自不陷君亦且不死雖其幸不免獲有建立亦未必
烈烈如今日豈天將殺太平固欲死藉以節爲豪傑倡
首使人人自效以爲反正之計與論者以睢陽旣陷而
援至謂天以全節畀巡遠爲唐氏興復之計正此意也
子故備論於此使徧日史氏書平賊之功知有所本以

附睢陽之例若夫世系屢歷葬
事之詳有太僕志銘在可略云

任翱

任翱潞州人以子環貴贈如其官幼篤學時服賈以養
其父母有孝聲好爲義舉建書舍聚文士講習其中橋
梁道路有不治者修之卽千金費無難色教子必曰忠

孝故環在官以勳名顯

朱希周任公墓表 舊志孝義

仇鴻 子楫 森

仇鴻字騰時潞州人幼好學於書無所不窺而尤精於
史務見於行居喪準古禮三年不御酒肉其後子孫遂
有家範多以孝義著名鄉人稱爲貞篤先生子楫森

鳳貞篤先生墓表
舊志孝義

楫字時濟官宿州吏目與弟森同立家範聯其族又舉鄉約正其俗門內外雍雍肅肅閭里無聲伎僧道迹依稀三代之風至隆慶初同居六世百五十年矣部使者奏聞旌爲義門

森字時茂濬府儀賓也尤多行義家雄山鄉正德間流賊奄至森方迎養祖母陳於城家僮往得免賊退聞有拒賊而死者二女二婦爲請於當道建四烈祠以旌之嘗積雨行途中苦甚卽覓工自南莊至城皆爲平治障村僧嘗募錢寄其家人無知者曾暴死無弟子

葬有餘悉頌之僧隣子熙補諸生令從何粹夫學過六比同學士必贖之曰此吾里選之賢也一日感寒疾方汗值先人忌力起祀於祖堂其夕疾復作竟卒年五十

九所著有玉松稿雄山集家譜鄉約集成貞烈倡和集

呂柟仇玉松墓志

舊志孝義

墓志云玉松諱森字

時茂仇氏別號玉松子潞州雄山鎮東火人也子於正德初病臥淫野時已聞時茂兄弟同爨三世矣比八九年間時茂遣人問同心堂記乃獲親家範之略嘉靖三年七月予自史館謫判解州過潞時茂邀予至東火遍觀祠屋及有序師儉諸堂義學鄉約諸所貞女烈婦四氏祠接見同會老幼三百餘人已而宴予於禮賓堂諸弟姪子孫皆侍時茂洗爵酌獻於予謂諸弟子曰此公而至于吾家正爲有家範耳諸子弟如不能守訓痛祖先於地下辱名公於四方矣言未訖淚如雨予亦不覺涕出已而歎曰予之此行忽身入夷惠之里目覩時雍之俗矣然讀書至取科第有官內外乃無毫髮益於人

豈能如時茂哉越明年時茂訪予於解州留數日聯榻於運城王生之書館而別歸遂重訂鄉約集成請刪改序題又明年創建雄山書院請爲記乃記方在途而時茂不祿矣實五年十一月六日酉時也距生成化四年三月九日壽九十有九歲其從弟時欄具狀遣人索銘狀曰兄之父諱鴻字騰時潛德弗仕學者私謚爲貞篤先生彰母丁氏實生兄年十四失怙從致仕教諭陵川先生彭學有志科目藩藩內郎恭僖王聞而愛之遂爲先生艾縣主儀賓云他日叔父義官鶴得鄭氏旌義於從叔父義官鸞常議欲推行未就而卒乃同宿州吏目兄楫借羣從弟以禮葬叔父畢卽謀繼其志立祠堂述家範嘗見則公程子於夢寐兄爲大宗子有寒暑雨靡有失期若得新物必使人致而薦之然後入口初祠堂成齋沐三日祭畢效鄭冲素作誓詞一通詞云吾家子孫及諸婦敢有不孝不弟不同心協力以保家範或積異財潛謀分析者祖宗達於神明殛罰之勿使敗壞厥家合各書名畫字讀而焚之衆皆凜然退今二十餘年子孫未敢欺上行私家範旣成婦女小子有過者輒則會衆誨之其則自罰跪而擗其面衆皆不忍

輕犯在城閨門尤嚴三尺童子不入中園雖縣主聞聲效聲亦爲寒栗置玉松別墅於南莊以適情有負贖亭收月臺綠野樓秋夏常居連夜蔬食藜羹與傭人同苦樂鄰莊僧寄錢二十緡十餘年無人知其僧暴卒注無弟子親屬乃出所寄錢以葬僧餘皆頒於僧之鄰人創斷金會於城中與同寅牛宿栗鄰四君每月五會講讀四書周易司馬通鑑務體諸心而見諸行有獎有罰且誓於本州城隍干謁有司者諸神必達天以殛厥身墮厥嗣前郡守申公曰非飲射讀法不得一見五君子其守巡提學諸公至路者多詣會所談論移日冀南分守三原王公躬訪於家值兄他出則謂子熙曰汝父學行俱優我稔聞之呂九川矣正德六年五月間一日忽迎養祖母陳於城中至六日而流賊奄至大劫東西火村前一曰合家婦女亦就祖母得脫去潞人皆以爲孝誠所感賊漁獵鄰莊婦女間有不從賊而死者趙女袁女焦婦王媪四人兄歎曰此輩若不激揚風俗自此汚矣於是具四女婦事實同會友四人呈諸巡撫王公獲給葬銀奏聞暨碑建祠載在祠典其後聞風而起者又有二焦平丁四烈女婦焉初流賊之初至也索馬否則火其家兄曰放火一家之害與馬則害及四方矣乃不與

馬卒火其家而不恤鎮國將軍孤巖及西火人王俊者
孝子也百戶劉璽者忠臣也兄皆白於巡按王公移文
以獎之於是是一鄉咸以不爲善自愧張瓚兄弟異居數
年而復合秦倫王經及家僮王堪郭交翁喪親三年亦
不御酒肉有子熙郡庠生則使之越太行山從軍懷何
粹夫先生學謂之日汝去不特取法文字凡事皆宜師
也城中第宅年久零落盡撤舊飾朴素渾堅或嫌其太
素兄日不云君第傳子孫乎是歲門之南北槐十餘樹
慈烏巢居殆遍識者以爲孝義所感嘗於積雨行途中
甚難卽覓工十餘自南莊至城二十五里皆平治之以
便行客山西大參苑洛韓公嘉其孝義自冀北移文獎
勸兼犒羊酒以賀焉乃一日歎日昔人尙友千古而吾
未及一鄉於是弔虎谷先生於和順訪隱士趙王泉於
蒼溪又北訪寇涂水於榆次西問喬白巖公於樂平南
謁韓司徒公於洪洞又西謁陶司馬於絳州南訪李司
徒公於沁水東謁張僉憲於下莊解州之行亦是時也
四年冬以年六十倦於勤勞藩府朔望朝參不使手草
奏稿欲辭祿創高樓軒於南關外謝絕人事以琴書自
怡適入至京商於諸名公皆以爲不可乃止然兄於斯
時以宗黨漸繁得之亦未嘗獨享正德五年冬支

價糶給鄉鄰之困乏者因流賦兵火八年又支百金族
人如前各給錢一緡支河東鹽又得二百金二從叔母及
四年奏准祿米折支河東鹽又得二百金二從叔母及
族人置上各一襲是歲同會百七十六人皆置深衣各
一襲布履各一事有例許併里分本鎮六里人多雜處
數年借貸差稅不便兄謂義官弟朴日若併作一里此
先宿州兄志也於是費百五十金有奇而里併自此二
稅及諸役必以俸銀依官價代輸後收原本不受息自
正德改元以來凡遇大比必餞驢諸士日此吾里選之
賢也今年春偶感寒疾方汗小愈因真篤先生忌辰
風祀於祖宅疾復作不能行遂宿南莊夏至當祀於祠
堂扶病齋居後移入城中疾數月召子熙謂日人生五
十不爲夭我及加九矣倘不起請汝石巖叔父及鄉中
知禮者考禮以葬我終之前夕天殞一星光如月城中
四鄉皆駭之知事者謂天必失一大賢矣日兄卒云卜
明年二月二十五日初葬於陽堰之原所爲詩文有玉
松稿家譜及刊行雄山集鄉約集成貞烈倡和集虎谷
王先生墓銘諸書子熙廩膳生員卽上艾縣至所出娶
李氏廣平府判堂之女其狀與子所見甚合予於是

收淚而
銘之

李新芳

李新芳字元德潞州人嘉靖癸未進士性剛介寡合燕
居危坐如對神明嘗有句曰身心不可告天地面目如
何對聖賢釋褐為保定府推官以廉明著入為戶部主
事改監察御史出按正定鋤強伸枉風裁凜然為忌者
所中罷歸杜門講學造詣益深從之遊者甚眾羣稱漳

埜先生

任環漳埜李公墓
表 府志儒林

栗應麟 從弟應宏

栗應麟字仁甫潞州人嘉靖己丑進士除陳州知州累

遷順德府同知陝西僉事少負才名詩文皆自成家慷

慨多大略有古豪雋風以易魁天下遊宗親為外任浮

沈二十年卒以才見忌不獲大用

茅坤贈栗僉憲序聖
王之治天下譬如蠶

者之治疾也苟可以活人則雖溪壑之毛蠻海之螺產
於崑山絕傲鳥言卉服之域猶採而煮之而况鍾乳烏
喙出於中土與閭里之間者乎未聞以誤醫者嘗殺人
而阻遺之者也于覽觀太祖採三代之誼錯封同姓
之國自臨淄邈代以西涉太行雲中南出汝漢長沙豫
章以接蜀徽伯叔昆弟冠帶之國半天下又監漢諸侯
王為世世子孫患故名山大陂租賦之壤不以封不得
與政事列朝請或頗疑舜為天子封象有庠使吏治其
國者為象不仁也殷之微子比干周之虢叔周公旦與
夫毛衛之事上古姑不論即漢劉德歆向父子唐李德
裕宋趙鼎汝愚之徒其出入將相書之史册者歷歷可
視予故問讀魏陳思王所為求自試表每於今累疏而
泣也然按國家以來深徵博謀世無恙中葉以後則
又稍稍諸王輔導官屬亦不計轉徙如蠶以下廢縣且

之子系支庶並不得通籍朝署竊謂同姓骨肉至親之臣也假令諸輔導官屬與戚畹之子系支庶有如漢周昌賈誼董仲舒鄒陽枚叔王吉張敞及馮野王父子兄弟之徒出乎其間而苟以法廢之何異產之中土閭里間者活人之材卒因誤醫者嘗殺人而槩阻遺之也乎且自古以來記籍所載同姓之國爲患者唯漢爲甚漢之患在諸侯強大擅山海得自置官屬治租賦爲孽非由輔導官屬得轉徙與戚畹子系支庶入奉朝請然也又孰意邇來諸王國間以驕不奉法有司不能制或由諸官屬與戚畹之家左右無狀使變今之制中外一體合如誼吉鄒枚之屬爲參乘與出入免免其間安知不如向時涕泣而諍且死於其職者予故數發憤思欲效萬一之議于至上特未會使今予觀上黨栗公慷慨多略有大略有古豪傑者風每自許使遭際漢武皇帝當舉茂才異等可爲將相使絕國者予壯而察之似亦無異斯非世之所慕鍾乳烏喙之材乎願由母夫人爲桂平順主舉進士第坐國家故事出守陳州已而累二十年今始疏爲陝西僉事人士或幸公遂而獲用而予獨憐公之才異等恐猶不及盡用於時也雖然西北頻多寇寇吾鄉總督魯公方草河套之議公脫能展素所蓄抱

爲拓土河朔聖天子方拔士如轉圜集議如流水安知世無訟公者出而建議於時務增損故事於以盡公之才者乎其有於無不可必惟公慎自最以俟吾知鍾乳烏喙之必不遺於世也

應宏字道甫舉嘉靖乙酉鄉試累試南宮不第補南陽府通判未幾歸耕讀太行山中高叔嗣解司封歸應宏擔登相造雞黍定交叔嗣作紫團山人歌贈之云紫團山高概青雲栗家兄弟殊不羣陳州一出驅五馬令弟二十窺三墳陳州者應宏兄應麟也所著山居詩六卷

叔嗣爲之序

愚山詩話
舊志文苑

栗永祿

栗永祿字士學邑人嘉靖庚子舉鄉試第一甲辰成進

士以宗親外授壽州知州州有古芍陂塘久廢力爲開
濬遷蘇州府同知歷陝西僉副浙江參政河南參議遷
直隸副使備兵昌平獲謀者得入寇奸謀預爲備及至
督將士力戰大創之以功受上賞調陝西參議分守河
西兼理靈州鹽課下車問民疾苦不數月庶政一新徵
爲光祿卿轉順天府府尹穆廟嘆其有邊才越數日昌
平警至遂以副都御史出鎮其地威望所震咸遂巡引
去改河南巡撫入爲兵部侍郎督南京糧儲罷歸復起
兵部侍郎巡撫甘肅尋致仕卒於家賜祭葬如例

王光國士

學栗公墓志銘
府志材能

案永祿發解在嘉靖十九年時長治立縣十年矣各
志仍書爲潞州人失於限斷茲改正以後諸人係籍
悉同不復標舉

程應登 孫正己

程應登字存軒少受學於李漳壘與栗侍郎永祿任光
祿環同舉於鄉以文章氣節相切劇歷睢州延慶州知
州延慶在邊外疲弊於兵應登爲革陋規均徭役一意
撫循聞文社於東墅集諸生親爲講授風氣翕然一變
以老歸陶情詩酒年七十七卒延慶祀之名宦子尙勤
別有傳孫正己

楊立程州牧程公
府志羣材

正己字道先萬歷丁未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官九年先

後三持節以廉介著擢吏部主事歷員外郎遷郎中掌

天啟三年察典佐尚書趙南星澄清流品稱前後考功

第一晉太僕寺少卿以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保定逆

瑞魏忠賢以部民交讐拒弗許思乘間中傷之及副都

楊漣僉都左光斗難發遂遭削奪謫配平遙崇禎初起

兵部右侍郎轉左時值多事調兵食日不暇給以勞瘁

遭疾致仕歸後叙延甯功賜金幣有差既歿叙四川功

賜如前于之璿以郵請贈兵部尚書祭蔭如懿典張慎言資

政大夫程公墓表府志名賢墓表云公端介靜深

起家丁未進士由使署至左司馬終始無貳歿之日仰

身死朝士大夫無貳議豈與同寺建節鉞撫畿以南有

以異乎公為御史大夫無幾時遽鑄其秩復奪其先所

得制誥再中以墨法羣小復以未厭所媚者意不得復

如往者百率倍麗之制不難以朝廷上大夫比於株送

公得命之日倘然無介於色行李一肩走平遙身為否

靡羣小謂是足以辱公悅媚者得一色喜豈知今日聖

天子嘉寵賚子為大司馬耶羣小亦知是不足以辱公

然不得此者且為之况止辱一御史大夫異已之程公

且貴甚不為此蓋公撫畿南時逆瑞隸所部悉風旨求

何憚而不為其闕為光寵時瑞炎藉崇已逐揚公連左公

大中丞表其闕為光寵時瑞炎藉崇已逐揚公連左公

光斗又揚公道經恒山公起居握手道故歛歎太息無

已瑞稍卿之復未嘗一物色其門里牽小視之遽誣以

賊得前罪即不肖言無足比數甲子讀禮方自恨如西

州皇甫不得與於諸君子後乃以辱當事白簡荷戈西

泉求如公廟休送在閣左百里內外親藥餌不可得實

公尚不止以小故忤瑞意先是公佐趙公南星黜二

宵人以考功法時精議盛不能中公自是時乘間以障

遂得假手丙寅丁卯請者配者答者遽而斃於獄者揚

集治系志 卷之五 集傳

公左公外如魏公大中周公順昌李公應昇周公宗建
 諸君子駢首就死天下重足一迹復誅反唇語言文字
 皆破誅即公既以比於胥靡不肖言已投畀仍且夕懼
 有後命是時天下柔懦曲謹之士謂是諸君子自作之
 罔所歸咎固也無論恭顯節甫使呂強張承業而在可
 謂耶公為考功繡衣執法當三輔重地不能獄獄行一
 意規免異時不可知之禍固知公雖死不為也即如揚
 左諸君子身為大臣不能去復憤不忍坐視帝死宵小
 手以區區七尺見祖宗二百餘年養士之報若曰黨錮
 之獄白馬之禍諸君子知之稔矣說者乃謂氣節不如
 忠厚此鄙夫患失之語耳烏足道哉假使公當日以胥
 靡終不俟異日董狐視媚瑤二子卿相之榮眾然有
 生氣况復遭聖明有今日言表公之墓以見士君子榮
 辱死生關世道升降消長之際使後之士大夫得以覽
 觀焉然諸君子伉直而戮烈公端
 介而靜深得禍淺深固自異云

徐佩

徐佩任光祿環之庖人也環禦倭寇與戰於八團營賊

奮持大刀徑擊環佩挾環上馬則賊刃已及乃直前手

搏連中數刃手不舍竟死環得免遂大破賊王世貞紀

志孝義任環祭徐佩文嗚呼佩也生也食子死也衛

子奇懷異抱而孰能如桓桓者夫食焉避難視爾之歸

顏有餘汗英魂已矣正氣不磨當為厲鬼殺此羣倭曠

野悲風胥江落日老淚如泉匪爾私泣撫書嘉靖三

十二年倭犯太倉操江蔡公克廉任城中即檄本府同

知任環選各縣民兵三百應援任公握符崑山見檄即

行移書府中戒其子曰我仗國威討賊萬一不支臣死

忠子死孝妻守節各成一個人而已更周書名以決

一死眾為感泣公雖敢任而民兵不習戰遇賊一衝無

不星散公鐵衣單騎帶月獨馳賊疑有伏不之敢逼兵
 亦稍稍復集與同甘苦遇曠野則教以戰守之法賊方
 橫行無人敢格而目中常接任兵自後公懼失士而先
 登士懼失公而爭進賊怒甚必欲殺之一日追急兵士
 跪而哀籲賊大呼曰吾所欲殺任耳誰是者庖人徐佩
 應之曰我是也欲殺則殺賊遂殺佩而去公收佩尸瘞
 而奠之先是佩恐賊覓公以公所乘馬甲冑裝束行野

戒左右呼爲任爺身當賊衝置公生路當困危迫與公同匿深溝中賊夜過之不知也公嘗被流矢墮馬兵衆昇之而馳又遇賊水濱掖公過橋斷橋木賊不能及賊知公德感入之深人皆樂於效死弗忍害且憚之每遇輒大笑口任拚命又來矣遠而去之民有賊中逃歸者迷賊疑公屢殺屢存殆天神非人也不可殺巡撫林云捐生轉戰至使寇稱之爲任拚命者任兵憲之樹績爲奇徐佩以庖人而身代任之死又庶幾與紀信同傳矣此事正史失載王鳳洲記二館人

郅光先

郅光先字子孝嘉靖己未進士初知上海縣徵爲監察御史遷大理寺丞晉少卿擢右僉都御史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旋改左副都御史甫一年復出撫薊遼保定晉兵部右侍郎轉左總督三邊艱歸補原官晉兵部

尙書加太子少保光先嚴重有威官御史時發憲長姦賊及諸豪宗橫肆狀風采凜然在兵部邊人求內附衆莫敢決光先謂外示羈縻內修武備斯可以致其死命議定朝野倚賴之襟度冲穆無城府生平服官半在戎馬中間父病革一慟而絕上聞贈太子太保子祭四壇

命行人董葬事視常典有加

墓碑 府志名賢 王家

自歿貢保塞稱外蒸踰二十年文武重臣擁節旋樹聲威於列鎮者其人可縷數乃勞闕最久動績最著則文川郅公督快以西爛焉烈矣公諱光先字子孝別號文川山西長治人也幼穎敏爲文亢爽有奇氣嘉靖乙卯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宰松之上海用治最徵入爲福建道監察御史按貴陽首發大中丞姦賍及豪貴不法狀比士人得繼按楚窮治強藩徒黨置之重辟諸宗欵手隆慶己巳擢大理寺丞庚午晉少卿謝獄闕允民無竟

者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時虜求內附廷議
未有決公謂宜外示犒繼而內修武備完操縱惟我所
制且貞議始定虜數要市賞公劃爲額鑄錄不得溢子
歲費大省上善後四事悉中機要乘暇繕邊一千五百
里邊人至今賴之已移鎮陝西增置守將清理芻糧居
數月號令肅然回夷掠內地計擒其魁餘黨悉解萬歷
甲戌以滿績晉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尋轉左協理院
事丙子閱視勸遠保定邊務綜覈精明所上將吏殿最
準於功實丁丑首兵部左侍郎廕子國子生乙亥
晉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無何晉
右都御史仍左侍郎辛巳以母憂歸癸未起原官總督
如故以邊勞晉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廕一子國子
生丁亥晉太子少保予誥命公前後在制府八年宣示
恩威申嚴約束務以大義折虜謀服其心而間出機權
制其變大帥以下稟畫受成公揮塵而應之裕如也初
若鎮值虜王擁衆而西名警瓦刺實規利並邊城堡假
道往來責送迎賂遺之費公預飭諸將分防要害待其
至設詞布令遣之不聽則峻溝渠絕之又聽則陳兵
甲威之虜計阻竟謝去迨東歸無諱者比再起遭歲大
祲儲時積乏公力請蠲賑外調軍饌內贍民活生靈溝

壑中以數萬計甘涼孤懸天未番虜繹駭公條具選將
練兵及增修洮河清理大小花馬池鹽法凡四十餘事
疏入上皆報可虜自是不敢進塞海虜竊犯甘州公發
兵禦之射殺其酋長黃合太等二人炒胡兒犯磧口卜
失免犯永興莊秀賴犯水塘湖公悉以方略授兵捍禦
次第剿平斬首數百獲馬駝牛羊夷械甚夥又剿平羅
賊五百餘人或頌公戰績公曰時方納款吾安能戰保
境安民期於封疆無事而已蓋八年之間東接金明西
連張掖延袤數千里封守堅完吏民安堵無異時烽燧
燧舉兵連不解之禍公之伐也上熟知公忠勞先後璽
書章服銀幣錫予無算公亦自念受國厚恩矢不以身
家二其心時游虜侵軼諸番漸逼西甯而甘州幸復謀
撫臺車下謀作亂不成亡出塞公乃移駐皋蘭窮日夜
之力助勦調度捕得叛卒首事者梟斬軍門游虜亦稍
郤公乃還鎮未至而聞父南庵公病篤一慟輒傷不起
以萬歷己丑四月九日距生嘉靖癸巳十二月二十四
日得年五十有七計聞詔贈太子太保子祭四壇命行
人董葬事視常典有加焉公傲歷中外服官十有一在
大半居戎馬之場其在行間嚴重有威嘖笑不苟望之
如神明而襟度冲夷無城府與諸將若監司議事關

長治縣志 卷之五
誠布公人得自盡下逮與厮走卒亦體恤甘苦煦然有恩以是無貴賤賢愚戚親附公願爲盡力卒之日士民傾城溢巷驚走悲號其忠信愛利結於人心深矣身歿未幾軍吏一不誠遂中虜禍臨洮之敗言者乃引繩批根援公以分其咎嗟乎公在虜躑躅塞下遠巡不敢前公歿乃選得失重輕之效甚明而猶不免於遺議余因是歎忠臣任事之難也悲夫

右明二十二人附見者二十八

李呈秀

李呈秀字燦塾諸生學問閎深屬詞簡易其教人務躬行實踐不徒事章句遊門下者多知名士以子中白貴封如其官中白與館選時即貽書曰品行乃服官根柢汝宜厚自樹立爲經濟地勿徒事浮華也人以純儒稱

之

白允謙封檢討李公墓志銘 府志文苑

李禮門

李禮門縣民也七歲失母號泣不食者三日父天培繆居三十載眠食未嘗少離比歿哀毀骨立廬墓三年嘗刊勸孝歌勸世

趙利李孝子墓表 吳志孝義

張天寵

張天寵字花舫歲貢少負才名丰采穎異嗜吟咏復潛心理學於世味淡如也著有花舫集一卷常煜選潞詩所收最富

潞安詩鈔 吳志選舉

申宗鑑

申宗鑑字用衡常病路俗不習蠶織乃延吳中善繡者於家教鄉之男婦業之期年技遂精售之四方至今民食其利子振奎舉孝廉方正

康基田申用衡勸繡記昔人言一介之士苟存心利物於世亦必有濟惟其心之有至有不至既至矣而不能如其願能如其願矣而不能及遠以持久此豪傑之所難而術業之所貴也吾晉潞安俗惰樸務本業耕桑稼穡之外無他術藝自給歲歉輒坐困邑人申君用衡恤其匱乏而慮無常業以謀生也延吳中善繡者於家使鄉之男婦無業者聚而習之日給錢百釐其貨售之四方期年技益精人益奮篝燈夜作於茹簷蔀屋間數十年來食其利者不啻千萬戶往予宦吳中見其民織組習勤無遺利與吾弟靜溪憫吾鄉土瘠不習女紅嘗欲以此移教鄉之婦女而未果嗣靜溪出宰嵩陽勸民織織比此移教鄉之婦女而未果嗣靜溪出宰嵩陽勸民榆今申君因地之宜盡人之力存心濟物而又能克副所願古有匹夫而化其鄉人者茲非其倫歟君名宗鑑字用衡貌古語溫治事悉循矩度守約而儉於自奉子

廉可旌

振奎以孝廉方正舉於鄉食報方未有艾子故樂記之以告世之存心利物者

廉可旌字閔逋乾隆中歲貢士少負才名博極經史工詩善書省試屢黜遂南遊凡吳越名山勝地足迹幾遍晚年所學益進著有耕寸堂集南遊草石刻啟蒙十鑑山右詩存採錄甚多

耕寸堂詩集序
潞安詩鈔

靳肇文

靳肇文字煥章監生工詩嗜書畫著有玉壺唱和諸集莘在圃略言圃其所自拓地嘗集同人鴈詠其間者也有記刻諸石榻本人多寶之子白乙字應東亦以書名

於時 王庭舉靳先生墓志

靳復性

靳復性字善全性耿直尙義扶困濟危若疾痛之在己嘉慶乙丑歲被出粟徧貸鄉里復偕同事煮粥以食餓者歷半年全活八百餘人當道旌之家韓店鎮有屠某椎牛爲奸禁之不可聞於官按如律屠憾甚復性有遠行與其黨要諸路將甘心焉復性旣就道馬不前鞭之則逸而東乃縱轡趨別道行屠訝其不至也他日探得其故乃以實告曰是神明所呵護也吾儕小人何敢再犯相率他徙人比之王彥方云 家傳

靳第選

靳第選字位五以諸生食餼議叙主簿兩與鄉飲賓筵爲人內行修飭善處鄉黨義聚仁粟沾溉甚衆暇則從事丹堦著有家禮祭略日纂集順事集耐軒詩文集若干卷嘉慶末入祀鄉賢常煜選澗詩稱其天性誠樸爲學雅尙躬行有古君子風云 鄉賢事實冊 澗安詩鈔

宋溥淵

宋溥淵字凝九孝子顯異子也少爲名諸生援例授府經歷署三水知縣性情豪放雅擅詩文致仕歸與鄉名士日相唱和其梨花十詠尤膾炙人口云 澗安詩鈔

郭昂

郭昂字仲容王子武舉好學工詩著寄園詩鈔常煜爲之序稱其才思敏捷超出士類

同上

崔筠

崔筠家貧以賣鐵爲業既羸入貲戶部得從九品官年且六十選廣西武宣巡檢嘉慶二年紳苗作亂官軍拒水紅江而營議戰未決筠自詣軍門請言事大府以老師廉餉方徬徨無可爲計遽見之筠因言曰能破狝苗者擺邏獠勇也能調擺邏獠勇者泗城故土司岑文淵也筠請問行至文淵所說之然官卑不足取信若得大

府令箭一持往蔑不濟矣許之三日而文淵以獠勇至官軍渡江從之一戰白扣再戰板葩三戰板街四戰雅口五戰新會塘六戰册享皆捷生擒其魁狝苗平大府奏請超擢西隆知州部議不可擢州判賜藍翎久之調補羅城知縣再調馬平來賓劇盜張老二聚衆爲劫捕之數年大府以筠能委代緝筠固有所聞獨身出鎮南關移檄安南國王中國有連者十三人在安南境或言王實匿之王欲自明期三日以十三人來安南王恐卽日發兵從筠搜獲十一人以歸大府聞而大驚不敢隱遂以擅越界被劾奉

旨革職發烏魯木齊效力贖罪筠在烏魯木齊六年年七十餘嘗白都統某某等處有金銀氣可開礦供新疆經費都統以爲妄不敢

上聞筠旣奉赦歸猶時時攘臂言之且曰此說行無復

帑金出嘉峪關矣

陸繼緒書
崔筠事

常煜

常煜字經元嘉慶庚申舉人以大挑需次廣西歷署平樂諸縣大吏檄委決獄多所平反深倚賴之未幾歸集同人以詩唱和風氣翕然尤汲汲於獎拔後進周恤寒素著有理學宗傳桂林記遊寡過未能齋文集詩集略

安詩鈔若干卷道光中祀鄉賢

鄉賢事
實冊

趙成玉

趙成玉家貧父賈於外母喪明供奉飲食出入扶持未嘗少離母歿哀痛不欲生見者感泣繼母王性卞急下氣怡色勞而不怨每盛怒輒長跪引咎王感其誠爲霽顏時對人賢之一門雍睦家亦漸裕人以爲孝德所致

云家傳

郭振寰

郭振寰字一靜少貧力學爲諸生性端嚴治經有法教授鄰里務崇實學敦踐履嘗言人少畏於父兄長嚴於

師友至老惟以禮義自繩始不至放誕無忌累舉爲有司所擢循序貢太學卒以子從矩官贈朝議大夫

郭從矩先

府君墓志
楊上達

楊上達字省齋事繼母有孝稱性明悟學術爲一時所推登道光甲辰進士授白水知縣勤於治事終日坐堂民以訟至立決無苛煩羣稱爲家長官歷署宜君同官安塞紫陽虜施並著循聲忤上官罷卒於西安

郭從矩楊省齋

先生墓志
郭從矩

郭從矩字定軒庚申成進士授編修轉御史擢給事中除湖南鹽法長寶道再署湖南按察使卒於官同治光緒間屢上疏論時事皆報可官湖南日務持大體不爲苛細常定益陽亂誅一人事立解及沒湘人士思之銘其墓謂生無留年沒無遺資云

郭嵩焘郭公墓誌銘君諱從矩字定軒姓郭

氏世爲山西長治縣人祖諱靈秀父諱振寰恩貢生君生十三歲而孤事母張太恭人以孝聞年十六與其兄明軒同入學籍爲弟子員旋舉戊午科鄉試庚申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逾年散館授編修轉監察御史丁母喪服除仍爲御史擢禮科給事中轉吏科掌印補授湖南鹽法長寶道再署湖南按察使以光緒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疾終按察使任年五十有一

光緒間朝廷憂邊事急數下求言之

詔獎進

御史備方略而淮南鹽法數變更公私利病中外劫劫相持君時爲御史一論伊犁事宜一論鹽法嗣悉廢

得直隸山東河患尤劇君上言端本君身以回天變以講
學察儒爲育才之本以砥礪廉隅爲清吏之本以崇尚
節儉爲正俗之本而推論君子小人陰陽消息之機語
尤切至言者謂二十年言事諸臣獨君此疏有唐宋諫
臣之風及觀察湖南其時檢治吏事多爲苛察君務守
大體持平初權按察使益陽民謀亂有迹君奉檄往勘
因言造亂者一二人而已幸及未發按誅之事發卽所
誅殺數十百人猶不足勝也亟馳往誅首亂易龍泉一
人事立寢凡君所爲一主寬大求當情實未嘗以聲蹟
自表異然其病革時伏榻省文書意有不可數勾乙之
辨斥斷斷於是知君中有定守且死而神明不衰也君
性和易居官與人開誠布公意常有餘尤篤於故舊官
俸所入一周親故其有罷官不得歸爲卹其家巡寒省
飢月有餼歲有贍所存活常多不爲其家有無顧慮始
娶梁恭人再娶葉恭人子二寶清監生啟源殤女一其
官湖南二年葉恭人卒又二年其兄明軒卒始命子寶
清奉葉恭人之柩葬長治城東梁恭人兆石旣葬反命
而君已病篤遺命合葬寶清乃具事狀求銘銘曰始
初見君貌溫語良於人無校亦無否臧及久與習心慮

氣下研窮書旨鏗而不舍作爲文章相就酌斟一言之
契如石引鍼謂如君者可與適道幸及吾民噓寒呵煖
六年湘楚未竟其施生無留年沒無遺資
庶幾善人推心之遂百年一瞑豈有同異

25.117

長沙縣志

卷之三

奇

